

璫齋集卷之十一

璣齋先生集卷之十

潘南朴珪壽璣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清風金允植編輯

書牘

與馮魯川志沂

魯川尊兄知己閣下弟方出都時兄有天津之駕遂未得握手叙別言念悵缺何以慰情抑或以不復踟躕依戀還爲快活耶念兄之行初秋當已啓駕南下而其艱辛險酸比我輩特有甚焉不知今辰住在何地所任地方幸已收復可望整

頓否如其不然當栖栖作幕賓而已其爲辛酸尤不堪想到
雖然吾兄平生讀書忠信是仗受用政在今日豈待故人仰
勉耶每讀昌黎子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可念其情況何
如自古讀書之士最多遇此等境界無乃天意以爲不如是
不足現其奇節也耶願兄勉之勉之年貢使便草此寄仲復
兄不知何時能討風便轉達恐當以年計矣天幸得有信禰
亦得承見德音亦天外奇緣耳安敢望耶弟東還以後幸無
恙而已惟冀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焉統希尊照咸豐辛酉
十月二十一日愚弟朴珪壽頓

與沈仲復秉成

辛酉

仲復尊兄知己閣下初冬暄冷不均伏問道體增安公務不
至惱神否八月晦間憲書官便付上一函已得照否弟憤憤
依昔惟幸無疾恙也前在日下得與諸君子遊爲日不爲不
富而一出都門回首追想何其多未了語也萬緒交縈久難
自定譬如夢讀奇書醒來依依不知何日更續此緣吾東之
士生老病死不離邦域局局然守一先生之言雖然一鄉善
士未必無之相與盍簪講習固亦有文會友而友輔仁者叔
季以來此道亦鮮竟不過聲譽相推詡勢利相慕悅竊恐中
原士夫亦不能無此弊耳名利論交君子所恥去此數者友
道乃見此所以弟之平生感慨孤立無羣者也今乃與吾兄

輩會合於夢寐之所未及睽阻於山海之所限隔而爲之傾倒披露繾綣依黯惟是應求者聲氣之與同也期望者言行之相顧也於彼數事毫無可涉然則弟之真正朋友在於中州而諸君之真正朋友在於海左也不審尊兄以爲如何向於談席霞舉兄問君之尊慕顧師爲其合漢宋學而一之耶于斯時也酒次忽忽未及整懷弟應之曰然耳然弟之仰止高山非直爲是故耳讀音學五書金石文字記等而謂先生之道於漢儒讀下學指南而謂先生之宗仰宋賢此政是王不庵所云後起少年推以博學多聞者也先生所以爲百世師却不在此而如弟眇末後學蚤夜拳拳最宜服膺勿失惟

是論學書中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一語耳子臣弟友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而終焉允蹈斯言竟無虧闕惟先生是耳此所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過者也今吾與諸君雖疆域殊別而其嗜好則同也其所遇之時又未嘗不同也甘苦憂樂終必與之大同是以愛好之切自不能不眷眷于中耳東國士夫世居都下不識旅宦之苦若吾兄輩離鄉三數千里縻宦累數十年種種苦境想難言悉凡在如此等處最難確乎不拔每讀貢禹乞骸疏歷陳其車馬衣食之所從出有似太瑣屑然而漢代淳質之難及政在此類卽諸葛孔明自言有八百株桑亦皆此意也吾不敢以或

忽細節妄置過慮於尊兄而古來名臣碩輔許大事業皆從
微細處積累而成故敢以此期勉想爲之虛懷而哂受也弟
平生讀書最難排遣妄念其讀史傳更難於讀經典凡於治
亂盛衰存亡安危之蹟每不覺設以身處之而又或取而擬
之於現前所遇之境界轉覺胷中閤熱有不堪欽羨而艷歎
有不堪憂悸而太息不知從古讀書者皆有此弊否又不知
朋友故人亦與我同此苦否此宜一問於同志君子又求何
法可能除此浮雜而眞得讀書妙詮不審尊兄有可以教我
者否竊恐別無妙法可以相及只是與我同病而已奈何奈
何年使之發既有期矣理宜預作書信凡所欲言細悉無蘊

而公私耗擾不能偷暇今乃握管臨紙神思茫然蕪雜牽連
無甚實語尤覺悚仄魯川去後有信息可憑否同好諸兄皆
得安善否乞一一示及如何今呈諸函望一一傳致俾我得
其回音是幸并封呈於吾兄者以傳去之際易致浮沈且不
宜煩諸下隸慮不真實故耳仍念吾東之士有日下交游歸
時兩相援据者輒曰入臣無外交以不敢頻頻往復爲義理
此最可笑所謂外交者豈人臣相交之謂耶禮經本文無有
是說若如彼說則是仲尼不當與遽瑗通使也叔向子產晏
平仲皆不當與季札交也豈有是哉設或列國大夫有是說
也豈可比援於天下一家四海會同之世哉願兄無或爲是

說所惑每因風便惠我德音如何如何臨便草草不盡欲言
惟佇歲時之際茂膺鴻禧新春使回領讀情函至禱至禱咸
豐辛酉十月二十一日愚弟朴珪壽頓

屢進書樓既不及求見令子昆弟又聞令弟自遠入都而
仍皆未曾一面至今懊恨不已不知當時底事忙迫乃不
暇及此也且念與兄知契如此而並未曾奉請先德此何
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者耶茲具鄙家先系以呈
乞於覽次亦以尊門先系下示是所祈望耳醴泉靈芝必
有其故並望轉布此衷於同好諸君子各有以寄示不勝
大願主臣主臣珪壽再啓

正色立朝家徒四壁引君當道民仰泰山此爲珪壽先七
代祖汾西公爲其前輩某公贊中語也每喜此語諷咏不
已欲望兄爲寫一對如掌大字須用蒼勁筆畫見其書如
見其人甚幸甚幸珪壽又啓

又

新春道體康適闔署膺祉馳神頌慕何日可忘臘尾憲書官
迴得吾兄仲冬旬一日所出答書備悉伊來公私諸節極慰
懸仰之懷年貢使不久東還又當承惠覆及同好諸君子德
音企望方切不審緗芸研秋霞舉少鶴諸兄均安薛淮生汪
菜生兩兄近狀何如同此依依無庸各述幸一一道我意也

前秋兄典試晉省甄拔俊髦鑑公衡平得士最多此所謂以
人事君者也甚盛甚盛其六十有七人乞一一錄示姓名異
日有名聞海外者知昌黎子本陸敬輿所拔擢得與陸公游
者不亦與有光榮乎東國取士亦有經義論策等文字而典
型掃地荒陋不堪寓目欲令東士知中原程式之文兄所取
解元初二三場中式之券乞倩人寫出並移其圈批評語寄
示如何如何鄉試恐未及有刻卷倘有之亦無勞寫出也諸
同人詩選可爲幾卷耶因有贈答而得廁名於題目亦已榮
矣倘或並錄其人唱和之什低一字附書亦例也然弟本不
工吟咏向無所作只有顧祠會飲五言一首其原本爲研秋

所留而別寫一幅以示緬芸篇尾聞有漏句倘或錄入此詩
須取研秋所留原本校訂爲好耳文山祠中拙筆乃得寵紗
護之非兄傾注勤篤曷能得此感激之極不知攸謝先王父
此文乃平心爲天下公論海內之士來拜祠下當有許以篤
論者耳魯川信息有可聞否彼處可稍稍整頓得上任蒞事
云耶前弟所寄書能轉寄否諸兄發緘一見而傳去亦無妨
也琴泉近狀依安每有文讌只以日下舊游娓娓竟夕耳弟
亦安遣無恙眷屬平善是堪爲知己道者餘外百無能事唐
人所云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竟如何者卽書生漫勞
思想排遣不去語耳聊復一笑今行使价可於仲夏東還伊

後惟俟年使之便臨紙冲黯更切祈兄起居以時加護諸君子均享吉安諸惟情照不盡欲言

又

仲春年貢使回及進香進賀二价之返並承惠答天涯比鄰信息絡續傾倒欣荷曷以名喻夏秋以來不審兄體康謐茂膺多福益勉匪躬報答鴻恩諸君子均享福利弟于春季有嶺南按事之行蓋晉州民人有不堪弊政愁冤興擾者弟承乏謬膺幸句勘大嶽不至僨誤歸棲乃在盛夏始得見吾兄所答三函知有易州承命事務恐所遭值大略相似爲之一歎緬雲入贊樞密霞舉新中進士並爲吾儕生色仰認中朝

得人之盛但霞舉竟未入翰林否是爲咄咄晉試題名有董
氏文燦卽研秋胞弟也會圍得失何如更爲之遙祝也少鶴
淮生均未見答情甚悵悵昨與琴泉乘舟賞月達宵跌蕩歸
來聞憲書官告發吾輩平安之信不可不報兄爲此暫伸耳
憲書官有異於年使所去人員不多往還迅疾恐致洪喬故
不敢細述但報平安字雖然亦望俯答毋惜金玉俾得慰此
懸仰如何如何年使去時當更修書此姑不盡欲言壬戌閏
八月十九日

又

閏秋憲書使帶呈書函可達覽否夏季弟從嶺南歸始承春

夏來三度惠覆至今披玩不置兼承譜系之示根深源遠積慶未已不勝欽頌伊時可望陞秩且或有外遷之意未知果否何居報國殫誠無間內外而竊謂此時輔導聖質政須學問醇深之士如吾兄者宜日趨廈氈盡乃啓沃豈必以州郡方面爲自效地耶帝鑑圖說曾見其俗話敷釋殊懇惻切實今兄所注解想必加精也凡繪畫故事最有感發興勸之效如焦弱侯養正圖解亦見前人苦心康熙中重刊最精丁雲鵬繪寫吳繼序解說俱堪味玩或嘗舉擬進鑒否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今日在位諸君子責也雖事不由己力有不及惟當隨處恒存此心耳如何如何每念前明張江陵非無可譏

然其輔幼主濟時艱遂致四方無虞民物阜康功不可掩而亦孝定李太后之賢也向遊慈壽寺瞻九蓮菩薩像歎息低回者久之像舊弊脫嘉慶間重裝而藏之別揭墨搨本供奉法梧門記其事於幀傍今不見墨本而仍設畫本於壁間塵沒煤黦不幾何而將弊盡矣如逢有心人庶復得重裝而藏之如梧門記中語亦一段好事也偶因境興想牽連而及此耳前書所云憂悸太息欽羨艷歎等語弟不堪此幽鬱之病聊以奉叩矣不唯不賜以醫方反謂同病增劇不覺絕倒吾儕皆書生也平生耳目心口不過幾卷經史殘帙痴情妄想每在許大學問許大事業一一於吾身親見之及到頭童齒

豁薄有閱歷自應知其不可而消磨退沮獨怪結習膠固迷
不知返發言處事到底不合時宜又不自悼而聊以自喜竊
幸心性之交同此病根可謂吾道不孤好笑好笑弟于三月
承命按嶺南亂民之獄論劾貪官墨帥追鉅賊清積逋誅
姦猾而撫安窮民凡所論列靡不施行而忽咎在斷事稽遲
大臣至請革職蒙明主諒臣無他卽己恩叙榮戴更切
矣然其到底不合時宜此又可證之跡耳吾兄聞此何以教
之丁石翠進士弟所未曾相識歸國後亦尙未逢見想於他
人乎聞弟之從遊諸君而躡其跡耳凡東士赴京苟弟同志
則必當先容於諸兄弟素性狷滯不敢妄有論薦兄庶諒悉

也霞舉中進士翔雲入樞要並切柏悅研秋學業有進文彩
風流令人想見今送諸君書及碑字對聯望爲我分致之如
何琴泉雖未曾遂計林壑而對狀墳簞逍遙自得耳魯川信
息近復何如聞以守城功得花翎之賞儒生此榮豈素計攸
及耶咏樓盍簪集已斷手否弟雖不工吟述冀得一本仍念
選詩之外若復聚諸家文篇選其適用文字以刻一集以續
湖海詩文之傳此似不可無者未知何如耶一歲一度書積
費企待及臨便竟不免草率無以罄悉衷曲奈何惟祈道體
貞吉建樹不凡明春回信敬承德音此不盡所懷

外呈重峯遺墟碑一本碑在金浦郡秋間曾過彼處見之

托郡人拓致拓工手拙決裂胡亂雖然僅可補合而讀之其副本並呈去耳趙公爲東方名儒竟死於節如此碑者以人而重者耳

眞澈禪師碑一本此刻在後唐清泰四年清泰本止三年其稱四年者彼時高麗未承石晉正朔故仍稱清泰耳撰人名字全缺苟博攷或可得而姑未及耳

又啓先王父日下交游如曹地山尹亨山初頤園諸公皆聞望著於海內者而其中有王舉人名民皞號鵠汀者最爲至交而未知後來宦業如何亦未聞有著述傳世幸可訪問而指教之否王是江蘇人耳王鵠汀之友有介休然

字太初號希菴蜀人也乾隆庚子間來住易州李家莊著有翁伯談藪北里齊諧羊角源等書寄在其友董程董稽處鵠汀云其書必傳無疑未知此書曾行世間否並望教示之

又

今春貢使回承崇函纒纒千言情溢於幅不知山海之隔感歎銘鏤至今未祛于手中也審伊時恩擢侍講諸銜喜而不寐非直爲吾兄進塗方闢而然耳茅茹之征栢悅何極且審書意有管見不敢不貢之語此必有論時務獻策之事然則好一篇文字也不得一讀此心安得不鬱然耶尊府大人莅

岐今且七八年矣曠省既久仰念兄情事切迫推孝爲忠政
在今日以是自勉亦可少慰望雲之情耶彼處頻驚風鶴近
得清謐否更切心祝春夏來道體安康寶眷令子均福弟年
來頗覺衰相疾病頻發惟恨志業之從而頽墮每思奮發自
力安得左右良朋提警不置耶圖貌互寄本出弟意語及琴
翁矣琴翁近又善病興味蕭索似不能經營此事弟又所善
良畫史適在外鄉姑未及爲之必當遂計踐約容俟須臾如
何如何顧祠飲福圖經營已久此便是圖貌互寄也默想諸
君清儀口授畫者此乃萬無得其一分肖似惟吾貌則庶可
肖之尙不能焉奈何愚計欲呈此本望兄之令善手一一肖

諸君更作此圖寄我作傳世之寶未審何如然則或詩或文
諸君各有記識語並所企望者也第此呈去覽當一噓也勿
泛必副幸幸仍念諸君子文譙雅集倘虛一座認以璫卿在
座出談艸閱之相與援筆答之問之淋漓爛熳弟於次便又
復奉答此與對畫懷人却精神流動豈不有勝於短札平安
字而已耶吾輩遙相質叩不過經籍文字事而已並無所拘
耳今呈談艸數頁幸依此賜答如何如何祈春圃董竹坡兩
君平安同志諸君子俱安吉今便未修研秋少鶴書必同照
圖本及談艸無庸絮複故耳繡山淮生皆歸道山悼畫何言
淮生可謂沒於王事可曾有榮贈否有後人在故里否紙短

意長草草奈何惟祈仕履萬莠回惠德音癸亥十月二十七日愚弟某頓首

亭林先生下學指南不在於十種書等刊行之中耶此係先生爲學正軌而未曾讀過殊以爲恨想非卷帙浩汗之書如有副本蒙寄示何感如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爲一方學者之幸也

日知錄集釋向亦携歸細閱黃汝成氏誠顧門功臣然其註釋處往往有蔓及太多之意未知論者以爲何如
有人示一函書籤題傳經堂叢書匣中四冊乃凌鳴喈論語解義也未知傳經堂叢書爲何人所輯又未知凡爲幾

種其所輯錄皆凌氏書之類耶凌是嘉慶間人官至幾品
畢竟成就有何名節耶閱其書蓋非闡明經術而作也立
心專爲詬罵程朱而曲解聖訓以就已說猖狂恣肆無忌
憚甚矣漢宋學門戶之爭固非一朝而呵叱醜詈未有如
此之甚者未審諸君曾見彼書以爲如何其門戶似是蕭
山流派彼所傳襲必有所自來而其所推重乃以亭林西
河並舉而稱之此又大可駭異亭林之於宋賢補闕拾遺
匡其不逮則有之探原竟委實事求是以救講學家末流
之弊則有之何嘗詆背攻斥如彼所稱西河先生而乃爲
彼所推重乎此在私淑顧師者所不可不辨未審諸君子

以爲如何

王懋竑白田雜著凡爲幾卷市肆中當有之而向亦求而未得前後托人求之而終未見焉此公之篤實精博並無門戶之見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全書耳

又

仲復尊兄知我徐漢山袖致我兄書有幾番會合其樂可知弟獨煩勞夢想可曾俯念語及娓娓否敝邦朴貞蕤名齊家曾於燕邸別李兩邨歸蜀有詩曰蜀客題詩問碧鷄韓人騎馬出黏蟬相思總有回頭處江水東流日向西今弟每睠斜日落月未嘗不悵咏久之及漢山到京此情尤不禁懸懸也

應有答信凡諸近禧姑不更請去歲呈談艸其果蒙諸君子
肯賜回答是爲天涯如面之資不比循常平安字往復耳一
開此式其於經史道藝質問叩辨爲益不少吾儕只以情好
係戀汎汎寄平安語亦復何補於朋友之樂幸念之念之弟
近狀公私滾劇家弟溫卿名瑄壽曾已告之日昨擢魁第陞
階爲兵曹堂官榮耀動人此弟差我十有四歲孤露以來弟
兄相持家又至貧辛苦萬般幸至此日有此成就莫非主
恩也先麻也感淚自然注下爲天下知己安得不道此情耶
懷人圖一幅今始得良手爲之付便呈去望與諸君子一展
而大笑之如何老醜如此奈何奈何諸君子未能各修信件

因冗擾甚矣幸兼照此紙霞舉素留心數理亾友南圭齋尙
書曾有神交今其所輯書三種茲付呈幸卽致之霞舉兄俟
究覽後有以論其用力淺深使得知亾友精詣之何如是
祈是祈弟本未曾用功於此事故欲質之大方也懷人圖望
兄不爽前約千萬千萬諸惟心照使回得承德音此不盡欲
言

又

仲復尊兄知己閣下惟兄出都之歲我先有書未得回音自
此魚鴈莫憑五六年神交雖不在楮墨間存亦安得不依依
黯黯今茲來日下聞斷絃已續掌珠可愛殊慰遠友之望駐

節上海想此地方繁耗少暇讀書受用正在盤錯幸勉之務
餘能不倦飲酒賦詩否倘復有籌海文字此爲實用璣卿今
日望吾兄在此不在彼也弟再到而不逢舊識撫念感慨當
雅量燭之東望滄溟雲霞寥落只有一天明月擡頭相看當
復有裏人作耳吾今髮盡禿牙半脫然猶馳三千里者專欲
得逢一二故人乃無聊如此但願吾人益懋建樹助業卓然
甚副遠望也不宣

同治壬申孟冬

與王少鶴拯

天緣湊合得與兄結識獨恨逢際間濶卽有會面亦甚忽忽
歸來天涯地角良晤未易此心恨恨最有甚焉不知吾兄亦

同此依黯耶居然冬天暄冷不均道體清重公務有暇與同志諸君屢有團樂否溯念切切每不禁魂神飛去也弟歸來在途無恙現狀只冗劣無足言者前聞申琴泉携歸梅伯言先生文集係是尊兄持贈也梅先生夙所景仰而金臺山乃先君子切友也梅公集中有與臺山相屬文字弟卽向琴泉取閱見其編尾有兄題跋語讀之有不覺絕倒者文字中所舉說金經臺尙鉉乃臺山門人也而兄文乃以爲金臺山子也若非於山字之下漏一弟字則恐傳聞之際有所錯認耳大作必有剗刪之日幸卽改填以門人也或弟子也等字如何如何臺山是貫安東之金氏也經臺是貫光山之金也並

非通譜之族姓耳經臺乃弟之至懽也爲說此事嘲謔無算
渠現今安東都護府使弟以書戲之曰此事惟我能辨誣於
少鶴俾不至刊諸梨棗他人不能也必須厚賂我乃可也此
間朋友以是作一場笑話好呵好呵前所寫惠杜詩諸幅張
之壁上日夕愛玩摩挲不能已也使車臨發撥忙草此潦率
欠敬不勝冲黯惟希歲時膺受多福統冀崇照

與薛淮生春黎

弟留玉河五十餘日與吾兄交最晚瞻望容範忠厚欸樸溢
於辭色中心悅服甚恨相見之遲也旣而行期卒迫不復得
追隨之樂所與遊諸君子孰不在夢想依黯之中而唯尊兄

更有甚焉聚散離合本無定局既非素所經營者也又安知
不繼而有奇緣耶以此聊自慰可乎冬候頗暄不審道體清
晏分務有暇朋友過從更多樂事否汪兄某生平安否遲暮
公車情事可念弟東還幸無他苦年使將發修此短幅以表
耿耿之懷萬萬非楮墨可罄姑此不盡惟冀歲時茂膺休祺
統希尊照

與程容伯恭壽

容伯老兄知己閣下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政爲吾輩道
耳人海結契與兄最早而乃中間十載忽若相忘再到續緣
殆有物相之然一別天涯黯黯猶昔聚散離合本無定局有

如是耶居然歲周矣冬天景物宛是都門過從時夢想安得
不依依此際道體康重有何樂事爲晚景怡養竊念處坎而
亨君子所難惟兄能之欽服無已玉河枉車臨別携贈毛褥
早已信傳金文園昆季而兄之篤於友朋有此至性尤令人
感歎何日而忘之道園近又移居弟之比鄰日夕相對有才
有學克繼家業邵亭真有子矣他日羽儀遠到可勝言耶姑
一貧如洗是爲可念然貧是士大夫本分何足云耶念兄每
勤相問料關慮耿耿故茲及之耳弟秋冬以來衰頹更甚百
事都是厭倦殆不能自強良可悶也竊有仰煩者弟前輩有
尹梓溪尙書經術文學爲時鴻儒今已致政閒居從他人慣

見老兄劈窠墨蹟愛好不已又知弟之托契深厚欲得大筆
一聯未知可肯允許否但紙本不能備呈此爲悚慙不必求
佳箋卽文寶亦可耳此君年今八十一歲耳與邵亭故友亦
同好者也幸念之年使將發臨褫艸此忽忽惟祈餐衛時序
加護使車之回惠我德音愚弟某頓

與王霞舉軒

別後光陰更覺流駛澹雲微雨使車將發回想過境若可得
致身於筠菴仁寺之間與諸君團樂也聞東旅進館之日想
兄亦應作此懷耳秋冬來道體珍重公暇究心定在何業貢
範通解恐是已有艸本於胷中者也可已屬筆否弟之向來

奉使也束裝急迫巾衍中不無一二種拙構而亂稿塗乙未
暇整寫是以都不得携去歸後大擬寫出付呈諸兄請教而
公擾私冗憂患疾螭從以沮人敗意今便不能遂計甚是悵
悵也弟有友曰南圭齋尙書名秉哲想兄曾從琴泉聞知也
博通經籍留心經濟兼精周髀家說偶閱元和顧千里澗蘋
所著思適齋集見有開方補記後序知開方補記者卽陽城
張古餘先生所撰此友甚欲得見此書未知吾兄曾閱過否
南君從弟而聞兄留意此學要弟奉叩苟可不難於求致則
爲之副其望幸甚諸所欲言非尺幅可悉亦旣悉之於仲復
兄書中逢際求見可敵對坐筆談矣臨便艸艸悵悵何極惟

冀歲時享用多福統希亮照

又

春間使回承惠覆知兄抱西河之悲驚心悼惜久不能定孟東野失子昌黎公沒奈何強作慰譬語只是日月頗久其能付太上忘情不以傷生則知舊之幸耳不審夏秋來道體珍護大耐官職有猷有爲之暇盍簪切劘以張吾道否貢範通釋今到幾分工夫可不久得使我讀之一快否吾輩力能爲之者惟著書一事此亦大有數存焉有其才有其時者不可因循虛徐以度光陰弟在數十年前聰明精力猶能自詡讀書之際每有一部書往來胷中部目門類井井森羅自以爲

必能成就上可補國家文獻下可裨民生日用詎知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薄宦靡身奔走又多憂患疾苦此事迄無所成
每念前輩有許大事功仕宦至將相其暇日亦少矣而隨身
筆札削稿盈屋彼獨何人耶望洋浩歎自不能禁願吾兄勉
之勉之同好諸君子俱平安否魯川信息有可聞否每爲之
耿耿弟年來覺衰相日至鬢髮過半白矣惟喜眷率依安南
圭齋尙書歸道山精博通明罕有倫比今不可見痛惜之甚
非友朋之私奈何奈何琴泉多病雖不廢吟哦興味泊然又
爲之悶悶也順便略報近狀餘可同照仲復兄書惟希回玉
祈起居萬葦不盡欲言

又

霞舉尊兄知己閣下金石菱爲致春問惠覆徐茶史來又承
心畫種種欣荷可勝言耶比來冬令道體增安吉祥善事堪
慰天涯故人之望耶翹祝不已研秋書以爲兄近頗力學古
篆雖魯川亦當讓與一頭回憶松筠雅謔如昨日也家弟亦
爲此學甚有根據欲悉取鍾鼎彝器銘款以寫尙書幾篇若
字有未滿雖輳合偏旁未爲不可其說如何且欲著爲一書
羽翼說文渠亦奔走公幹迄未能就也魯川尙在廬州近信
何如南方稍整頓此君可有嘯詠之暇否仲復守制惛疾可
念聞餘禍有未已爲之驚惋時復往存慰譬否弟現任爲域

內重藩才薄力衰已恐僨事而憂虞溢目不知如何勾當也
秋間涇江有洋舶之擾弟於此事素審之熟矣萬萬無自我
啓釁理奈彼自取死法何哉秋冬之交別有一種又搶掠江
華府竟又被城將殪其渠魁而走之然沿海戒嚴不可少弛
此時方面豈書生逍遙地耶細芸行走樞要想有聞知此等
事故於其書略之且不欲屢煩筆墨兄於逢際爲道及此一
段如何如何於研秋仲復亦望同照此狀想皆爲我憂之耳
石菱妙年高識將來可望近信平善可幸年貢正使李友石
尙書應相逢其還眊望回音祈順序鴻禧不盡欲言

丙寅
孟冬

又

顧齋仁兄知己春間使回承惠覆九蓮像重裝記心性相照
披玩不釋伊時聞貴鄉新經匪擾風塵滿目今可整頓弛慮
否研秋隴西之行我心悵悵不樂豈動忍增益將降大任歟
魯川千古仲復未歸惟兄亦佗僚乃爾多悲少歡何以自慰
隔年音信翹首側耳僅得一度書殊無可意事大抵我一輩
人命也如何雖然硬著脊梁不被外物撓奪囂囂然古之人
古之人安知非天之畀付我者獨厚且深耶惟兄勉之海秋
老兄近況何如亦應知此意也兄書云年前三禮業已告竣
未知有所著錄成書否雖鈔寫之稿不合出手遠投盍拈出
幾頁好議論相示耶亦一開發切劘之益絕勝述懷記事詩

文之類耳弟箕都宦蹟今已三載只愧素餐春夏之交西海
一帶洋舶來窺殊勞備禦今雖遠走其情叵測今便卽陳奏
此事之行也研秋相去萬里若得海外故人書其喜可知今
呈信函幸呈雲舫尊兄討便寄去勿孤此情如何如何

又

顧齋尊兄知己閣下秋間使回得吾兄六月大雨中所作書
至今擎玩在手耳命能貧富貴賤我命不能君子小人我三
復斯言懦夫可立志尊兄持守素所欽服于今益知清苦刻
厲夕惕靡懈我心之喜夫豈諛辭君子之遇不遇非富貴貧
賤之謂也道而已矣官尊而祿厚乃或學未試而志未展澤

不及物斯可謂之遇乎朝聞道夕死可無乃聖人傷天下無
道不遇之歎歟憶舊註有此意可尋繹之耳道體近復康旺
貴鄉地方皆安靖否研秋上任信息何如夷險向前毅然就
道必不待友朋箴勉而去留之際安得不執手踟躕耶其去
時有書於弟求東人諸家詩謂將選錄爲書弟無攜帶官居
者略鈔幾家并及先祖汾西詩附以王父詩篇茲送去幸呈
雲舫轉致甘涼官署至望至望抵研秋書兄可開坼一覽也
仲復近得音信否一向寂無所聞悵不可言或已入都萬望
致此意付一書相及也前有書皆付其廬舍未知竟覽否耳
海秋翔雲均安否玉井文稿讀之久益如見其人也弟尙縻

平壤官次毫無報効因循姑息乞解未遂政以憂懼明春準
擬賦歸去來耳今去正使金尙書名有淵端重有質與弟甚
相愛好倘叩門求見可傾倒耳吾輩一年僅得一度往復理
宜預修尺書盡所欲言而每不能如此今又臨褫艸率良可
愧歎略此報安惟祈回便惠我好音更願進修高明深副遠
望千萬是希

戊辰十一月

研秋去時意不釋然兄爲之隱憂不勝感歎今弟書略相
勸勉不知能當其意否也又白

又

顧齋仁兄知己閣下春間使回得客臘惠書乃吾兄歸里後

初信而預寄都門以待風便此心此誼古人所罕顧我何人
使我兄傾注至此感激之極手爲之顫己巳春兄出都時書
弟在平壤承讀並有楹帖之寄別語鄭重至今莊誦且聞猶
子陷賊得脫此實積德之報念兄遙爲故舊報此喜事篤於
人倫于此欽歎理宜馳書相賀顧弟殃咎在躬其年春在官
署忽抱西河之感納節歸家萬念灰冷一病浸尋前冬使車
未能修一年一度之信歉悵至今想兄恠之也世臣之家教
養成就一佳子弟獻于朝廷此爲報國深恩且不獨門戶計
也忽此中折事乃大謬達觀理遣我非不知而終不能太上
忘情以是故耳趙副使帶還雲龕董兄書且言出都時聞其

丁憂弟雖未接噩耗不勝驚噩伯仲叔子久已回里守制幸
無他虞否未知齋斬所服今雖修信不敢舉稱如儀望示之
念兄居比鄰當時時過存寬慰惻疚且其讀禮中多有講究
賴以塞悲否奉念不已兄於前書云遊西嶽歷攬奇勝又多
舊蹟遙想應接蒐羅富有紀行甚盛甚善天脫羈羈正在此
日京塵汨沒得失孰多雖然吾兄亦豈一往果於忘世者乎
究竟歸宿作何定筭耶弟自遭逆理衰落日甚縱解藩務尙
未懸車素餐之愧有負初心皓首相憐惟此昆季無他子姓
未立螟孫豈不悲哉家弟溫卿近嗜說文小學著有說文解
字翼徵其書以說文字見於鍾鼎彝器者比較同異辨證正

譌足以羽翼經傳多有前人未發之解書成姑未脫稿早晚可奉質大方仍乞一篇弁卷文也許海老方喜神交遽歸道山玉井文稿雖是一轡可見其力追前哲造境高深云亾之慟當復如何仲復觀察江南翔雲出守川省舊雨星散魚鴈莫憑回憶前遊祇覺惘然年前一函值仲復未入都伊後備兵南出時想或留答而去恐不免洪喬尤悵悵也雲龕兄弟今旣歸里今弟此緘無人津致念兄前書封面有張午橋先生字張君之爲我神交蓋已久矣今輒作書證交仍要張兄先坼此書閱過送呈蓋吾輩往復無不可對人言况張君心所傾注未面猶面者乎使此友洞悉吾輩交情尤爲快事且

有另片奉叩語雖未及見兄所答而張君或能代爲之剖教
故耳嗟乎霞舉任重道遠何曾是功名進取之云乎命能貧
富貴賤我命不能君子小人我前所示教靡日不三復永歎
吾人爲學已透此關豈不大慰我心大凡儒者事業其能於
吾身親見之者歷數千古果有幾人慥慥言行畢竟極致乃
曰世爲天下法世爲天下則世爲二字是聖賢苦心而學士
大夫沒奈何著書垂後之宗旨耳惟兄勉之勉之臨便草草
無足相明若兄垂答須閒筆盡意徐寫待褫寄來多有以教
我是爲厚望不宣惟祝道體隨時萬旺

庚午閏
十日

又

顧齊知己足下弟今老矣不當遠遊惟生平以友朋爲命念
吾兄或復到都門以是求奉使來爲復續禪房文讌地也乃
此計不遂雖不無新契爲懽終不免俚俚然也嗜酒飲少輒
醉讀書不求甚解近況何如弟尙能馳三千里聰明尙可有
爲奈踈懶彌甚不復有意書卷恐我兄同病能自彊研經有
進否家弟用力六書著有說文翼微十四卷願質諸高明旣
未對訂稿是孤本又不得遠寄此又可恨容他日復寫呈不
審那時復入春明果於忘世非賢者事耳我亦置屋洌上佳
處頗有園林之勝然林下無人竟不免靈師笑耳寄片札藏
篋笥不如奉贈此幅時對壁面如何如何荒率不足道也惟

努力崇明德益自修省無孤遠望

與黃紉芸雲鵠

黃兄紉芸知己閣下秋冬以來伏不審綵體百福弟東還以後縱不無行邁餘憊今已清健無虞耳每念山前水灣築小屋如中原結構安排得茶竈書架更有二三友朋如吾紉芸諸君子者晨夕三徑過從不厭此樂可敵百年而不可得矣此又吾妄想也讀書時每苦妄念已於仲復書中道之今此所云亦與彼一般兄可中心相照而一笑之也完貞伏虎圖詩若文歸便托之友朋間而姑未收得容俟次便當不孤盛托耳使車將啓臨便潦率不勝冲黯伏希歲時之際康彊逢

吉諸惟情照咸豐辛酉十月二十一日愚弟朴珪壽頓

又

春間使車回承惠書至今慰欣審伊時兄將入樞垣聞之先
爲朝廷用人賀次爲足下展試所修今得其所喜不能忘也
此爲前輩受用之地如王蘭泉趙甌北皆從此處進步兄才
茂學博自效於明時自今伊始弟非謏辭也惟兄勉之勉之
弟近狀無善可述春夏于役嶺外其詳錄在仲復書中逢際
討見可悉耳伏虎圖文字托諸同人皆姑未來到人事多忙
每歎如此然必有以仰復耳臨便草此只平安字惟望道體
增安年年歲歲彩衣承歡明春使便惠我德音臨池馳神不

盡欲言

又

紉雲尊兄知我徐侍郎奉使還承尊書及楹聯欣感交切冬
暄道體康吉舞綵增歡溯祝溯祝瓊什二冊謹領清韵令人
牙頰生香且念亦園經濟足以怡悅不徒貴容膝之安恨不
得致身於此與吾兄把臂劇談以消此紆鬱也念兄供職之
暇尙有樂事又能肆力古文皆非弟所及也弟猥膺藩寄簿
領之餘不無湖山樓臺之勝政是坡老所云士大夫游宦四
方亦以取樂一時者而顧憂虞瀕洞殊無展眉時兄書所問
天東近事可已有默會耳衛道距邪未可以言語文字奏功

必煩兵戈是豈書生所能者乎奈何奈何仲復還京雖幸親
朋會合喪禍孔酷念其情理悲不堪矣不祐善人天理所無
惟以是質諸神明耳年貢使李尙書喜吟詩到京或有逢場
可詳弟近狀望鴻便惠我德音統希情照不宣

丙寅十月

又

紉芸仁兄知己冬暄疑春伏問道體曼福萱堂康旺吉慶川
至春間惠函殷注深摯兼承詩扇果珍之贈感感細繹書意
詩旨盖有嚴氣正性不計一身利害之事是惟海內朋友所
共期望又何尤悔之有哉甚盛甚盛向在松筠菴中兄有千
秋俯仰心如醉我亦人間駕部郎之句弟已默識兄志存慷

慨非徒然耳弟尙縻職浪城無甚善狀日以素餐爲懼雖稼
穡有秋疆場無事終未見斯民之足若付之氣數亦非儒者
家語奈何奈何江華李尙書輓詩其大節固卓卓而得此詩
益不朽千秋甚感感慈壽修像兄應無暇及之專靠研秋兄
經營未知竟已遂願否年使方發憑報近狀希惠我德音艸
艸不盡統惟心鑑

丁卯十月

又

細芸尊兄知我今春金韶亭致惠覆及楹帖詩扇之賜深感
深感俯示騃說領讀不勝其喜非喜文字之工也喜騃之有
其鄰也弟方以騃自喜而觀世之人無不慧且敏焉則騃之

子立無羣爲可憂焉今讀此文騷其不孤矣不亦樂乎不特
騷爾又有愚者痴者鈍者拙者皆人所不取也苟有自喜其
愚痴鈍拙而惟恐失之者則是必可與語道而爲成衛尉之
所詡矣兄可以此爲成衛尉誦之一笑道體近復安吉承歡
北堂諸福日臻美羨慕前有求外之志未知果諧否研秋
遠游地方多虞以此言之求外亦恐多不便奈何弟尙縻職
涖城無所展施徒費素餐甚愧尊兄之騷耳年使之過爲報
平安略此走艸不盡所欲言者只希順鴻惠我德音

戊辰

又

翔雲尊兄觀察閣下相去萬里魚鴈沈沈五六年矣辛酉歲

會飲松筠菴兄讀椒山諫艸有千秋俯仰心如醉我亦人間
駕部郎之語余別詩有云且看諫艸堂前竹再度來時綠滿
園夫豈竹之云乎今來縱不與吾兄相見此竹已森森作歲
寒姿徘徊咏言懷可知也昨見椒山墨蹟飲酒讀書四十年
烏紗頭上是青天男兒欲到凌烟閣第一功名不愛錢此固
兄所慣記而今復爲之一誦想領會此意也弟奉使入都今
將東還雖不無新知作讌會爲樂舊雨落落惟有孔君玉雙
話繡山宿緣稍慰悵悵欲寄書不知何當得傳去仍念作此
大幅送掛壁上可時時如面不相忘援筆荒雜亦不計耳望
文翁之化益副遠望

壬申

與董研秋文煥

別來歲又晚矣不審道體鴻祉向見兄深自攝養親近藥物
不知近更清健陳力供仕否且頌且祝不勝馳神弟東歸後
幸無大疾恙自餘碌碌無足言每念日下從遊之樂夢想依
然悉出行篋中書牘墨蹟對之如面摩挲百回不知厭倦人
或嘲我而亦不恤也始覺所謂懷人圖者非爲吾兄而作也
恨不及煩君爲我一作耳吾兄詩篇深造古人奧境想早晚
必有梨棗之事望於伊時勿惜一本如何如何尊伯雲舫先
生近祉何如弟未及相面追想悵缺不已貴省前輩有郭泰
峯字青嶺號木菴其子執桓字叔圭又字覲廷有繪聲園集

此係何縣人氏兄可知得否其詩清虛淡遠少烟火氣兄曾
見否先王父曾爲青嶺作澹園八咏故所以相叩耳向於文
丞相祠壁間見嵌置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殘字卽礎石二面
也後又過法源寺亦見此碑之嵌壁者又是礎石也豈卽文
山祠所置者與此一碑而分置兩處耶雲麾碑本有兩碑豈
俱被作礎之厄耶伊時未及相訂歸後思之不能忘也且法
源寺東廡中有摹刻雲麾碑臥置者恨不能拓得一本此若
有兄輩拓出時可念及一本否東方金石頗有可採而荒山
榛莽絕罕拓取者必須自我圖之乃可得之而工費每鉅令
人興沮奈何奈何諸所欲言者不一而臨便潦艸尤覺悒悒

何時可復續天涯奇緣耶惟冀歲時茂納繁祉統希亮照

又

研樵尊兄知己閣下春間漢山尙書歸道兄近祉欣慰可勝
言耶然霞舉還鄉仲復遠仕盍簪之樂減却幾分霞舉或已
入都否蓋乞暇暫往耶抑有他事或賦遂初否并所未詳爲
之紆鬱今此呈一函望乞覓褱付去使天涯知己得彼我安
信如何如何仲復處地隔萬里上任之信能已得聞否此兄
許亦作一書念緬雲之鄉距彼爲近故要緬雲作轉致之道
霞舉是兄同郡故仰浣津筏耳倘自兄有信褱亦湏討取於
緬雲而付去好矣萬里傳書不知幾時得達然貴在吾輩心

性之交可質神明必有物相之不至洪喬後生輩見之當知朋友之道如此矣尊兄近節何如見陞何官益有建樹否魯川一切不聞消息願詳教之前每承兄書艸艸數語但存殷注之盛並無仔細道及朋儕許多樂事吾心殊悵悵願此回須詳教勿慳德音如何如何今年朝正使价皆同志切友也正使李尚書書狀官金學士皆可證契當欣如舊識爲道弟近狀也琴泉仲春歸道山篤行邃學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與弟爲平生之友絃斷之悲尙可言哉想兄聞此亦爲之愕然也仲復見任之職自有考滿內陞之期否抑仍外轉姑無還朝定期否思之黯黯弟春間陞秩宗伯主恩隆渥報答

蔑如只切冥升之愧耳年使回必詳示吾兄近禧及諸君行
止少慰此海天翹首之情盼望不已臨紙冲冲惟祈鴻祉日
臻益崇明德此不盡欲言

又

研秋尊兄知己閣下是迂尙書石菱編修歸說從游之樂仍
承兄書披讀之是日殊不寂寞悅若致吾身於烟樹金臺間
也然細審兄間有苟令之悲能付太上忘情以自寬否有佳
兒能讀春秋傳亦足以高大門閭不斷書香兄倘能食淡自
養從此物累都淨亦一奇事然那能爲此耶好笑日講記注
珥筆昵近至榮也盡吾之分所以報効也何待加勉惟兄稟

於天者優於是耳弟近膺平安觀察之銜上任已一月矣
主恩謬加才薄任重兢慙不遑自暇吾兄何以教我仲復知
己丁憂流寓定在何地其親曾在岐陽縣官次今何謂至晉
省耶爲之悲悵不自己示其詳如何如何其葬在何地當終
制於墓廬云耶今去書函幸與霞舉兄謀傳致之切望切望
適逢使車略此付候艸艸不具希順便惠我德音

又

研秋尊兄知己閣下仲春承覆尙深慰感居然又一年矣不
審道體萬第伊時史局竣功恩簡有期甚盛甚盛然弟今者
書到倘兄已出外豈不悵失區區之望却不在五馬之榮惟

願日侍文陛珥筆盡職耳向來條陳各摺俱蒙允行有懷必陳有言得施是爲臣子至榮可勝欽頌此等文字皆不刊之作也然而遠方無由得見邸鈔尙不覩吾兄懇懇論事苦心之作是爲大可恨也若不秘之何感如之緗芸霞舉諸兄平安仲復春間南歸又已入都否念此兄情事每切悒悒耳顧齋說文之學近復何如向於一友人處見有畫障許叔重鬚髮皓白偃僂而行自李陽冰徐鉉徐鍇以下凡有功於說文者皆扶擁許老人左翊右護前導後殿而去形容令人絕倒今顧齋兄當復去扶許君一臂但恐被魯川先着須大踏步忙走一遭爲可耶好呵好呵傳世之學非卑官浮湛者不能

有若天爲之位置誠如兄教此事今古一轍只是有蘊抱者
每不見展施終又不能自悶載之空言垂世故耳鄭漁仲馬
貴與得著書之暇最多杜君卿王伯厚雖非卑官浮湛跡其
平生亦與浮湛何異所以有許大著作其功利及人不少顧
齋倘得繼昔賢之爲今日浮湛庸何傷乎請以是語質之自
家可乎弟栖遲沮城以官爲家今已兩載旣無素抱可展空
費歲月于簿書叢裏甚愧顧齋兄也今行年貢正使金君老
成樂易人也或可相逢當道弟近狀衰憤耳其回盼賜德音
臨禱草草不戢祈百禧日新

研秋尊兄閣下客臘憲書使迴奉覆函及慈壽石刻諸本讀
重裝九蓮畫像歌服吾兄有心做好事感激之極不獨經理
此事爲不孤遠友托也隴西之游我心愕然兩函書又隨年
使而至知兄出都有期涼州去我且萬里從此鴈渺魚沉停
雲落月何以爲情顧齋云汾水以西尙免匪擾爲兄家幸之
今兄書謂歸耕無田進退維谷何也寄示二詩并可領會事
在無奈何亦置之勿復道而已恨無能擊壺長歌爲秦聲以
慰羌笛楊柳思耳嗟乎研秋年力富強動忍增益政在今日
勉之勉之君子之屯遘失路從古何限乃其名節事功皆於
此乎成就究竟非狼狽事耳臨行投贈一一領取百回撫翫

黯然鎖魂韓客詩錄何至二十卷之多也東人詩本不協聲
律中古志士畸人之作尙可以辭取之自鄭以下無復可言
徒爲梨棗災幸更加刪去勿令中原士夫傳笑東人之陋亦
君子之惠也牧隱河西二集卷帙頗多容弟選錄寄呈少侯
之弟素餐箕邦今已三載春夏交又有洋舶窺境頗勞備禦
今雖走去餘虞未弛今聞王京以此事有陳奏之价順便
作書乞雲舫顧齋兩兄討褫寄去不知何當關覽天涯地角
心性相照惟努力自愛建樹卓然千萬是祈如有鴻便惠我
好音臨楮惘然不盡所懷

又

研秋仁兄知己閣下仲夏有書乞雲舫顧齋津致甘涼署中
可曾達覽否美赴果在何時地方憂虞近得安靖勾當整頓
頗有條理否念吾兄以身許國夷險向前毅然就道志氣方
奮雖使我出餞都門安用執手繾綣作兒女子惜別情耶讀
書萬卷需用政在今日范老子胷中甲兵何嘗專攻韜略者
乎人或謂用違其才願吾兄切勿爲其說所惑如何一種流
俗每云書生不能吏治儒家不知兵事總歸之腐頭巾此堪
痛恨吏事且無論卽取兵事論之從古大功之出於書生亦
復何限惟兄勉之爲吾輩一吐氣豈非快事乎向承尊書不
無悵悵佗傺之色久益爲兄懂懂耳此行雖或有不得於時

者政所以成就無限功名君子豈容有感感不能遣者乎兄
必無是而心乎愛矣聊此奉勉應賜莞納也記咸豐辛酉弟
之赴熱河人皆以爲涉險冒危甚畏之弟之被選以是故也
大笑勇往何思何慮乃得與諸君子遊人生至樂是亦一事
爾我之所得不旣厚且幸歟此雖小事亦可推類故及之耳
前者李牧隱金河西詩集卷帙冗繁不合遠致茲有選錄一
冊兼附他數家詩庶更精選入錄且弟之先祖汾西公詩鈔
一冊附以王父燕巖公詩鈔并送呈幸收覽復加揀選如何
如何王父雅不喜吟咏草草如此然亦可知志尙之如何而
汾西祖則所遭值所持守尤當讀而知其人矣并托顧齋雲

舫二兄轉致不知那當傳去不至浮沈也幸因風便必賜荅
信至望弟尙在平壤必欲春間賦歸他不足縷縷耳勗哉吾
兄勉建良圖使海左故人大慰平生之望如何如何不盡欲
言更覺悵惘惟祈餐衛加護時承金玉

戊辰

外呈汾西詩鈔一冊東韓諸家詩鈔一冊

又

董兄研秋閣下秦隴風烟近復何如讀書受用正在盤錯每
爲遙相耿耿弟再到都門舊契無一人相對其踽踽可知令
弟雲龕雖初面便是宿交追隨往還賴不寂寞共拜顧祠又
展慈壽佛像兄及顧齋題墨如接顏儀也寺僧太蠢不揭墨

拓之本還復以畫幀供養不幾時已塵媒堆集余手自捲藏
匣中雲龕言復有墨本可再給僧人張揭云如是則久益無
慮耳雖事務鞅掌猶不廢吟嘯否秦隴多古蹟可有傑作如
坡老鳳翔八觀否向聞顧齋有太華之游尙未見所述此君
占彼優閒使海上故人不得一飲於燕市不能不埋怨若兄
則不逢其勢固也醉裏作此欲兄置壁上如面耳不盡欲言

壬申

與董雲龕文燦

雲龕仁兄閣下春間使車帶到崇函前冬分袂後初信也捧
讀欣慰何以名言居然又一年光陰不審道體珍祺雲舫令

兄果已奉老入都昕夕承歡棣狀湛樂研秋大人頻得安信
秦隴風煙可得靜息種種馳仰實勞我心倘有信寄我庶慰
懸懸顧齋近節亦何如樂志林園富有著作云耶沈黃兩君
或有回信寄來否中心之藏何日而忘惟兄春明退食勝友
盍簪進修之功政在何書向於都門不知緣何冗忙逢別忽
漫至今追悔只有殘夢旖旎久益難爲情也家弟說文翼徵
尙有追補未了且敝處刻書極難元無書坊刊書爲業之人
以是早晚必欲煩都下良工而又苦費貲未易奈何奈何此
書雖未知識者有取而若屬之覆瓿而止則亦可惜若書賈
得而刻之亦不害爲新面目而同此嗜好者必爭求之未知

以爲何如待其淨寫完本欲以奉質於顧齋老友而此番未
及耳行人臨發草草不備惟祈回便金玉勿吝弟朴珪壽頓
癸酉

與張午橋丙炎

午橋仁兄閣下珪壽與霞舉研秋仲復翔雲爲海內知己先
生之所知也獨未得托契於先生東國之士從都門還輒誦
先生文采風流益不禁懊恨于中也今春趙惠人侍郎携致
先生楹帖之贈始知先生亦傾注於我久矣人海舊游又添
一神交至樂也又得霞舉在鄉遙寄之信封面有求張午橋
先生轉致等字是霞舉亦以尊兄有友朋至性必不憚津致

之勞耳日下舊交落落星散弟今欲答霞兄不求尊兄致之
又誰求耶弟現前情事具在書中欲望尊兄先自拆閱而送
之便是吾輩聯榻鼎話大快事也是以證交鄭重之語此并
略之惟請比來道體康吉鴻便順承德音

與吳清卿大澂

清卿尊兄閣下別來周歲楓冷菊殘最是都門相逢時景物
對此如何不相思興感想我兄亦同此懷也未知此刻與同
社諸君飛觴論文語到左海故人否邇來道體康吉春明衣
馬退食有暇研經味史進修日新不勝遙祝向贈曾文正文
鈔歸而讀之景仰欽服恨不得及門於在世之日以盡天下

之觀也文章勲業學術經濟兼全備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
蓋天於聖代生此偉人爲儒者吐氣耳此書只是文鈔未知
全集可有剗剗完本否一觀爲快而恐未易得也曾公卒於
壬申而嶽降在於何年其壽幾何幸示之如何溫卿說文翼
徵尙在追補未完然敝處本無刊書之局未知何時當付之
梨棗若竟至覆瓿則亦云可惜恨不如都下朝有述作夕已
登梓也弟衰倦日以甚不能着意爲文字事每讀曾公在戎
務旁午中爲人碑版記序益服其勤勵難及蓋充養有素而
然也甚美甚愧却恨生并一世拘於疆域不能親炙此傑鉅
人此爲何如者乎惟兄年力富强遭逢明時有志邁往雲程

萬里勉追前哲無孤遠望如何如何同好諸君子香濤麟伯
廉生皞民蕤客子實皆平安盍簪麗澤日有樂事否不能各
修候問心甚缺然也回憶舊遊夢想依依臨褫握管百不及
一惟冀時序增福鴻便順承德音弟朴某頓

與彭芎亭祖賢

芎亭仁兄知己閣下纔得證契便爾濶別此事情所難言停
雲落月只勞夢想奈何奈何節物宛是都門對飲時光景尤
不勝依黯道體清旺艾圃岱霖棣樂湛吉似聞岱霖遠赴鄉
試果已獲雋歸來否其吟述極佳冬柳四詩真絕調也錄在
弊篋久益味諷不已今番未能另具書歉甚倘已入都幸致

意此如或先施惠音何喜如之然不敢望耳弟歸國以來居然周歲益覺衰倦不能着意爲文字事優游光陰還不妨老境得閒耳文敬公集拏讀百回經濟文章不敢妄論只自欽服無量憂國憂民忠盡盡節公之平生大業也流慶貽後必有無彊福澤善繼善述爲昆仲諸兄勉之惟望益懋建樹無孤遠望年使將發臨禡草草百不及一惟祈順鴻得承金玉不盡弟某頓首

與萬庸叟青藜

庸叟尙書老弟大人閣下謂我弧辰有數月之先必欲序兄弟之稱義重邱山古所罕聞雖謙不敢當盛意勤懇不敢不

承膺也別來周歲秋盡冬屆楓落菊芳宛然是咫尺村對飲時
景物撫時興感安得不愜焉在裏想與我同此情矣不審道
體近益康旺建樹匪懈用副海內宿望羨慕羨慕咫尺村小亭
可得竹深荷淨草草經濟怡神娛情否其客座雨集奔避移
尊又一趣事恨不得躬當其會只從抵石坡公書中聞此奇
絕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臣子之至情也翱翔廊廟依戀林
園讀書者之所樂也山谷老人題畫菜士大夫不可不知此
味之語吾於咫尺村小築亦云爾不審以爲何如不佞於洌水
佳處亦置一屋頗饒江山之勝雲烟魚鳥几案朝夕不知緣
何絆紲尙不能一往管領此事古今同歎所以甚羨咫尺村之

跬步可就亦甚念庸叟之志存邱壑也愚兄衰倦之容日以
頹唐只幸無大疾螭而書生妄想件件事我能够得今
齒髮志業與之俱頹何思何慮無足云云耳向在都下不過
一再私覲半是商量使事若夫學術經濟久欲質諸大雅者
却不及傾倒困廩歸臥海隅彌增悒悒惟靈犀相照肝膽無
隔天涯比隣時相往復庶慰此情耶聖明熙運中外同福而
尙此時務多艱憂慮未已迂儒陳談詎可以千慮一得謂堪
自試耶曷哉晚節此爲己分內事耿耿一念卽以自警者奉
勉君子不審何以教我使車將發臨禡握管百不及一耳惟
望時序餐衛勝常鴻便之回惠我德音愚兄某頓

又

庸叟老弟大人閣下春間使回承惠函至今藏笥日三披玩雖山川間之肝膽無隔不審道體近益康旺進修之篤老而不懈建樹卓然可副遠望是祝是祝愚兄衰頹日甚無足言者乃謬膺特簡忝居中書自愧樗櫟不適於用充位伴食差少愆尤而事會之來有未可知日夕憂懼不知所出不審老弟何以警發我耶卽者部咨到國亦關係憂虞不比尋常曾在咫邨對話亦嘗慮及於此何嘗少弛于中耶今可謂其幾已動將用何術而弭此患耶東國不嫻兵事况昇平恬嬉其所云繕甲治兵徒大言耳都不識伐謀消兵爲何等語只自

賈勇誇勝是豈知彼知己者耶每一念之中心如焚而亦所謂所憂非我力也無可奈何到今此身忽當此會一己之私且不足恤其於五百年宗社何哉以身殉之留得史傳一句語是豈分所甘耶痛矣痛矣排難解紛雖中朝亦無如何固已知之然曾聞日本約條有不侵中國屬國等語今彼之來京立館者有之則其必有管事人一如洋人之爲矣據其約條而詰責之勸諭之不患無辭朝廷若念及於此實排難解紛之一道矣此非老弟禮部堂官之職也然爲中朝諸大人誦及此語則不無其道幸留心周旋如何如何夫我則書生也惟當爲老生談耳竊觀天下大勢終古未有岌窔如今日

此何故也有所謂中西聞見錄者流出東方未知此爲華人之翻譯洋文者耶抑洋人今皆能通漢文而爲此歟恐未必然必華人之翻譯也誇精巧矜新奇種種津津無非使人艷羨吾非謂盡是虛誕而所歎息者如非華人之日走彼中爲其僂導爲其役使則何以有此等文字耶華人之所以至此豈非由乎道術壞裂昔賢之苦心矻矻明天理正人心者都歸於陳腐而別開門戶爭驚新奇此其流弊乃至於此者耶此等語不宜閒漫泚筆惟於老弟故不諱之嗚呼奈何奈何咨官之去適齋宿廟中草草略此不盡欲言惟祈餐衛加重爲國自愛鴻便得承德音至禱至禱同治甲戌六月廿九日

愚兄朴某頓

又

庸叟老弟宗伯大人閣下咨官帶回覆函纚纚千百言情摯意篤感頌何極且聞李生所言閣下詢愚兄近狀有曰何不
休退云爾真可謂知己耳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李生之歸到
鳴綠已是愚兄解官之日也賢弟聞之當爲舉一大白矣此
所謂聲氣應求千里應之耶愚本山野性耳不能耐此拘繫
而所學所習皆老生陳腐無足以裨益需用徒感主恩不
棄冒沒出膺旣呈露其空虛無實又安用久據爲哉是以求
解得解便覺清脫若沈疴祛體耳咫邨種藝能具蘭畹蕙畝

位置楚楚否回憶對菊開尊夢想依依人世至懽何日可忘
前書往復均彼此皆在莫可如何境界願從今置之勿復擾
吾兩人胷中只於有禠可寄時作一等清閒語胥慰老懷斯
可矣未知如何程容伯復入都門耶其去故里本非盡室捲
歸暫往旋來耶無妄之疾又爲之悶歎不能已也竊揣閣下
宜有著述詩文計或有剗剗之本倘得不秘投及一帙可慰
愚兄離索之情且使海左人士知中州老儒有此一等名家
豈不愉快乎哉幸念之咫邨學究之章恐不宜虛冒此稱所
以求之唐突耳極呵極呵愚兄久廢筆墨胞弟其名瑄壽字
溫卿仍號溫齋官經吏部右侍郎年今五十有四夙耽墳典

著有說文翼徵十有餘卷其書以鍾鼎古文證說文小篆多
所發明疑訛甚有根據必傳無慮但東方少爲六書小學者
如非中州之士具眼者恐終歸覆瓿必欲謀梨棗於廠肆而
既不識工費多少且此等事非有有心人主張那能如意精
良耶原書尙未脫稿今未及奉質諸大雅君子雖然幸商量
示其可否遂願如何如何六書之學亦窮格第一事而向來
專門家未免瑣細玩喪此爲可恨未審閣下以爲何如亦願
聞高明之論耳貢使臨發順便略伸耿耿衷惟祝道體康旺鴈
便得承金玉庚兄朴某頓

甲亥

又

庸叟大人老弟閣下先帝賓天哀普寰海嗣皇龍飛慶溢區
宇此際典禮事務仰惟孔劇忻感交迸何以勾當年來道體
益復康旺奉念之切自不能已前冬使車曾付一函可達覽
賜答否回价尙未到來方切企望而又恐事會匆遽或未及
有回音也愚兄邇來斗覺衰耗七旬迫近勢應如是仰念閣
下較我當復何如以我相揣槩知無甚勝狀亦復奈何閉門
養病自是得計而江湖魏闕憂虞則同非敢比擬前賢自不
能不然賢弟應有犀照矣天步艱難未有如今日遙相耿耿
何時可忘憑便略報拙安望得回信肅此不備仍祈餐衛珍

重
乙亥

與崇樸山實

樸山仁弟大人閣下春間使星之回承讀華翰并半畝園記
手繪團扇筆墨之貺傾倒欣喜如何勝言况客冬歸來未及
修信得此先施情注殷殷感深僕僕伏聞聖主軫念老臣叨
禁城騎馬恩命榮祝之餘將何以報答爲之耿耿從古忠孝
蓋臣與國休戚必是喬木故家所以遠客叩門意實有在至
今充然宿飽惟明公勉之勉之令子犢山翰林器宇重厚將
來遠到可期是爲洪福尤念不已此番未及另信歉甚楓落
菊殘宛是去年對飲時景物安得不臨境懷繁不審此際體
履弗祿闔署均慶徘徊池臺有時念到此身否愚兄今年六

十七過此一臘漸迫七旬其衰耗不是異事但怪厭倦太甚
百無可欲惟夢想旖旎多在鄉嬛妙境是爲結習終不消磨
故歟使車將啓臨褫略此寄安惟冀順回惠我德音不盡欲
言愚兄某頓首

又

樸山大人老弟閣下都門一別居然四換星霜矣半畝清譙
上溯金源契托同岑義證兄弟儘是稀世奇緣也每一追憶
夢想依依向歲鴻便雖有書函往復竟是誰人代筆不見閣
下心畫甚以爲悵吾儕心心相照何必倩人修飾文字爲哉
願勿畦畛深祝深祝比者榮承寵命駐節陪京聲光密邇如

奉清儀尤以慰此耿耿況復戢匪靖邊威望彌隆我心欽誦
當復如何惟願益懋壯猷肅清萑苻俾中外賴安上報國恩
下副遠望不勝企頌愚兄向來宦跡謬忝黃扉自知不堪遂
卽卸免閒居怡養莫非主恩而七十之年今已迫矣形神
衰耗無能猷爲江湖魏闕徒切戀結而已使車過藩敬修短
牘聊表衷曲卽請道體萬菴惟祈回便幸賜惠音必施親手
墨蹟以爲天涯替面千萬至禱肅此不備

璠齋先生集

書牘

卷之十

四十三

臨邛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縣志卷之十

璫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潘南朴珪壽璫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 正

門人清風金允植編輯

書牘

答上大院君

甲戌

小生在浪時忽聞萊館事方禹叙謄示一本而入於休紙日前大費精力搜出耳其時不受書契之曲折以小生所料錄在左方耳

第一則從前書契往來彼此恪遵格式如有違式則雖一字

一畫必爲爭詰不受日人苛甚故我國亦然不相遜下此是
流來鐵規而今來之書契不曰對馬州太守而添書職銜曰
左近衛小將對馬守平義達此爲違式也
第二則曰皇室而高一字曰勅曰京師等語也
第三則皇室則高一字書之貴國則低一字書之也
第四則我國造給之圖書不爲押之而忽打其國造給印信
也

此皆萊府不受之大義諦也

其曰皇室曰皇上果高一字書之其曰日本國曰朝鮮國曰
本邦曰貴國曰朝廷曰勅曰京師曰睿意等字均皆平行尊

書觀其獨於皇室皇上高一字之例若有語及吾國至尊則必當與皇平尊而但未有語及此故書中姑未見其如此矣今若自我逆料其必低於彼之皇字云爾則是乃以無形之事自取侮蔑也何必如是乎

其加書職銜則彼自誇其國政令一新而蒙其君之優賞而已其所謂進爵何關輕重於吾邦耶以此謂其異於前式而詰責不受其在任譯之見則無恠而何必自朝廷屑屑然較計於此哉付之一笑可矣

彼之稱天皇蓋累千年矣彼是國中自稱自尊何關於他國乎在唐高宗盛時倭使到京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

處天子云云唐朝君臣不曾拒而不受只賜宴賜衣好好送之自古待遠人亦如此而已今何足與之計較稱號哉且觀日後若果有慢語則到其時拒責未爲晚也

至若不打我國造給之圖書而印其新印事我國圖書本是衍文可笑之事也給此圖書是臣僕於我乎是我所封建樣乎剝盡半嶺南膏血輸之彼而以一圖書造給看作能事天下可笑之事孰甚於此乎今彼不用而用其新印然渠亦以變改約條有慙愧之色現於書契中如欲立吾之舊約則宜令書幅也封套也兼用印及圖書亦當從我之令矣此胡大事乎

大凡人之有書本是和好過去之地忽地拒而不受積有年
所彼之愠怒必然之勢况分明聞知其與洋一片而何故又
失和好添一敵國耶曾在丁卯丙寅間有新聞紙從北咨出
來其時則不曾與日人失和而其所孟浪無倫之說閣下想
記存矣到今日人之致憾不下於洋此豈非難堪乎今此安
也事此爲孝子忠臣一心知國耳公耳者乎從來倭譯事譯
員中亦皆不能窺測者也况既有閣下眷念矣此輩之恃寵
無恐而任意縱恣誰知其必不然乎舉世聒聒雖或多未知
裏許之談而未必全無一失到今聲張起來然後許多年不
納書契可今日人知爲此人之所爲而還尋舊好庶可爲除

一敵國之道矣渡海事俄者金譯之言似然矣雖不渡海只令新去訓導詰問館倭亦可有善處之道矣元來書契不是悖書慢辭而堅拒至此小生所未解也其所謄本茲送呈下鑑而深量之如何如何

又

乙亥正月日本書契將來而受之不可之意有雲閣書故上答

下教倭說之狼藉只是騷訛之料必如是者也不足關慮而至若書契之如何處置此實關係甚大小生豈欲株守愚見務立己說哉大抵自初至今閣下深憂遠慮專在於彼方與洋打成一片也專在於受此書契便是示弱也小生深憂遠慮亦在於倭洋一片故謂不宜自我啓釁也亦在於便是示

弱故謂不宜不受書契也何以言之彼旣與洋一片則積愠之發必動兵戈矣積年窺我之洋獨不合勢而起乎我之拒斥書契實爲難從之請繼至之慮則彼豈不猜得此意而暗笑我之懷劫乎苟其如此則不受書契其果爲示之以強耶示之以弱耶強弱不係於書契之受與不受而足爲彼之執言以作兵名矣大凡強弱之勢只在於事理之曲直而已我之處事接人有禮而理直則雖弱而必強我之處事接人無禮而理曲則雖強而必弱今若於書契之改修而來也又復斥而不受則彼必以爲吾則至矣盡矣而何其侮辱之至此耶此豈非自我激變之事乎彼之幾年見阻歸咎於任譯故

所以必欲面傳於萊府也從前萊伯未嘗不與之燕饗而接見矣至於今者奚爲而獨不可相見乎一見萊伯而漸次求見監營求見京師此皆逆料之慮也而日人之到京朝見在宣廟亦曾有之壬辰之亂豈其由此之故耶彼若稱兵動戈而來踏邊土一步則以今天下大勢所恃而不恐者未知有何良策乎或曰自古誤國者和字也小生不知此出何文也歷數前古以和而誤國者一秦檜之誤宋而已此非可引之事也宋之忘讎和金是爲萬古所無之事也此豈可凡於和隣之事輒引以爲譬者乎小生非敢妄論於國家大計而區區憂慮實所未釋故有此張皇庶蒙恕諒而幸伏望深加商

量若何若何小生何敢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語自占便宜地乎言之至此不勝悶鬱萬萬耳

又
五月乙亥

秧雨及時大慰農望伏未審靜養氣候對此清旺彌切慕誦昨日賓對有原任大臣同參之教下詢書契事矣筵說伏想有八覽而小生所奏竝以錄呈蓋邊情關緊亦旣多時而下詢之舉尙云晚矣幸得方寸庶可悉陳無餘而大熱中半日詣閣之餘喘息飢渴支離張皇之說恐難致煩聖聰故略舉其槩而仰請自上逐條下問於疑難之端欲爲剖析仰答以待淵衷裁擇而處分矣旣請之後仍無下問發

落所奏之語只此草草還爲愧恨不自勝耳大抵大臣諸宰
之意默而察之則胷中雖有受見書契向後措處之意而口
不敢發總皆懼刼漫漶而止此何爲而然耶見今彼之火船
載兵而來雖自稱護其使价云爾而恐動之意的然可知則
此可謂兵機已動矣彼姑無惡言相加而託辭於護行我則
佯若信之不疑而迨此時無事妥帖時不可失若到彼之發
一砲聲以後則雖欲受書其爲辱國更無餘地其日則斷無
受書之道矣事機如此而今又以別遣譯官一一歸正之意
回啓者此何意味乎彼亦其國之使臣也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渠亦自守此等義理則到今又豈有變改之理而又何敢

發口於其國哉彼人事情亦可謂窘悶之極也然則其報告於其國必以朝鮮之無禮凌侮許多爲說其國臣子豈不齊怒而共憤乎如此則事變之何如不待更論泥中蚯蚓踏之猶動何況有國有兵橫行海上者乎小生胡爲作此張皇之說乎誠不忍目見者存焉故耳元來此事本是談笑處之之事而拖到多年轉至此境此何故也小生之論每不合於閣下高明之見而小生實莫曉其曲折到今悶懣綳中茲以仰質大凡彼書之決不可受之曲折義理幸伏望一一下示以爲牖迷覺非之地若何若閣下雖不欲世務之到耳邊而至於此事存亡安危之大關係也一失手則悔莫可及迨此之

時疾驅入城指導方略而還復向山亦無不可此豈恬然坐視之秋哉言之至此不勝煩鬱不暇顧悚惶等字耳不備白

又

向見直谷閒商皇字之極行貴國之低一字爲不可受之第一義理而此有不然者觀其書契則日本國朝鮮國本邦貴國等字一例平等尊之而特皇字極行也書中別無語及我國至尊之句故姑未見其與皇字平尊也如其有之則必當與皇字同尊矣國號平等尊之皇王則平等極尊觀於其書自可立辨矣大字之前所未書者今忽書之見今海洋諸國競效中國皆有大大字此等事何足看作義理矻矻爭之乎

其曰勅字卽其臣之奉命而來之謂也渠自奉其君之勅而
來也此字豈加於我哉又何必禁止爭辨乎載來洋人到處
開市下陸恣行之說此爲來頭之慮也今其書中何曾有半
句語及此者乎苟有此弊則到其時嚴斥拒之不患無說矣
今日拒書之力有之而到其時斥退其請之口則無之耶此
爲大不可解者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間交聘會盟爲列國
大事而莫非以禮之事也有失乎禮則兵戈作焉凡於交隣
只宜以禮接之而已目今日人之與我爲隣二三百年彼旣
修好爲辭則雖其中有詐而我則以禮相接使彼無辭可執
無隙可乘以觀其來後之如何可矣今乃自我多作執言之

端倒其柄而授彼人未知失計胡至於此也有國有家未有
無隣之家無隣之國古今天下之同然也雖一統天下之漢
唐盛時皆以隣道待外夷矣外夷之有慢書者自古中國未
有不受而先退之也必也受見之後責之討之包容之各隨
其宜耳自漢至明其證非一再而已至於我朝壬辰之前日
人有慢書至有飛入中國之說其時亦受而見之故至有奏
聞明朝之舉也何嘗聞斥退不受哉王者之政保民而已三
面環海之國商賈漁採之民日出海上而漂到彼國者每年
不下數十次每見日船之救回狀啓則交隣之不可不信義
於此可知矣今若與彼永絕則此等民命何處棄之乎

又

自戊辰以來前後拒彼之辭每責以約條所無云云對馬太守書其少將職銜則責以約條所無書中有皇字則責以約條所無革廢馬州而由外務省通書云則責以約條所無許多層節皆以約條所無而拒之甚至於火輪船之乘來又大責約條所無每見此說悶悶之中不勝絕倒之極矣事在我國惟我裁斷者亦不無隨時變通不得不然處何況他國之事非我之可得操縱乎在昔講和立約之日何嘗慮及於今日彼國之變更國制而預立約條曰萬世千年與我交隣之節毋敢廢馬州太守毋敢由外務省通書毋敢行用火輪船

往來如是分明金石立案乎輒曰約條所無云者彼人燥燥之性必當頓足發狂乃不然而相持八年隨言隨答以此觀之天下緩性如熟鹿皮者未有如日人也彼若於三百年通好之地忽然不通信息既變更國制廢革馬州而仍又不通報於我則此可謂渝盟也

或說每謂彼自渝盟故云耳

約條所無也今彼

則以依舊通好之意請自其外務省通書此豈自彼渝盟乎永結鄰好相安無事此爲約條之大節也是豈約條所無乎火輪船者目今四海各國之通用者而中國亦處處用之江海通行商舶漕運皆取便利不獨爲兵船也今彼之初來未嘗載兵而我乃詰之斥之勿令近泊我境有若莫測神機將

發於厥船不敢正眼看見豈非彼人大笑之事乎乘駿馬坐
輶車者過康莊而入朱門路上之人僕隸之屬視以尋常何
嘗恠馬之駿而車之高乎若以此而往三家村則男婦羣聚
童穉奔走觀玩之狀紛紜未已此爲可憐之事也今此火輪
船之逢此呵禁與彼奚異哉此等皆是見侮示弱之端不暇
勝言矣淪盟之端在我而不在彼故所以煩悶而及此未發
惹鬧望其妥帖者也變幻奇正之喻小生亦以愚說爲變幻
奇正之宜試者而遍觀動靜竟無奈何只自仰屋而已此事
之最爲疑慮者全在於洋人之慇懃混入也此之深憂人人
皆然也然而慮其後患於未發而先挑目前之禍敗豈得計

哉以我之所值參以天下大勢恢拓心胷深思遠慮則竟亦無可奈何念之及此雖欲卷而懷之亦不可得矣浩歎痛哭而已

所謂關白卽其國之大將軍也非有王號者也當初我之講和時與關白相抗已是失計之失計也失體之失體也堂堂一國君王何乃與隣國人臣而相交抗禮乎或稱曰本國王殿下或稱大君殿下者其爲痛惋如何勝言到今掃去關白而其皇出坐則我之通書以王抗皇無所不可者只以隣道而已非有尊屈之可論而皆以此爲疑實由未通古今也且彼使之在館者亦知我之拘於尊卑等分之嫌也故已有通

信時國書則勿爲之說說及於訓導云然則尋常書契外務卿抵禮判大丞抵禮參少丞抵禮議而通信之書則我之議政抵其所謂太政官未爲不可事勢節次自應如此也雖其不然而兩君相通則只曰某國王致書日本國皇帝勿書大字可也從其自稱而書之亦可但不宜稱陛下也不稱陛下彼亦不以爲恠觀其中國往復互無陛下之字則必不望我之稱此也彼只以隣國望我之依舊和好則必無他說之轉生層節明矣

似聞或說以爲彼之用年號於書契自高麗已然今不足較計云云然則彼之稱皇已自周漢而然矣今何爲較計之至

此乎况其於我朝則書契之來必書大明年號昭載於同文彙攷而自崇禎九年以後彼始書其國年號皆在同文攷耳

答上左相

興寅君李最應乙亥二月
日本書契來到萊館時

以小生愚見訓譯之據法詰難雖不得不然而其遣辭無異叱罵無乃太過乎彼之答辭則雖固執不聽而言辭則何嘗悖慢乎其固執而必欲面傳萊府自以爲重使事云者其亦非失體之言也交隣之道雖慮其別有包藏之奸巧而外面則不可不先顧體面以禮相接矣今此堅拒而爭詰未知竟當如何結末乎彼若終至攔出則是自我買取其凌蔑毀規之恥也若愚意則第聽其來納於萊府然後使之退待朝廷

處分於館中似爲最方便道理矣但未知僉位之意何如則何敢臆對耶此係國家大利害故敢陳愚見如是而未知不得罪於有識君子悚甚悚甚所謂大字皇字不足屑屑較計而天子字之改之最是大關節當改者也彼亦知其必不可濫稱故改之也彼之識人事道理則如此耳

又

昨見訓導書則輪船盡爲歸去而森倭獨留云其意必待別遣下去後乃去也此非望受書也明知必不順成而猶且留待者則分明結末而去也彼之處事則乃如此而我則斥退與許受之間一向無明白決斷而只事相持如是中無非示

弱也見侮也見輕也到今更無許受之勢而生事激變則迫在朝夕矣到此地頭無容更事商量而旣以斥退爲主則斥退之說亦當有分明結末爲可矣愚意則卽速筵稟或草記而三懸鈴行會爲好故一草敢此錄呈幸加商量如何如何

又

三紙還呈耳藏置有用處之教不勝仰呵不用於目下時日爲急之時而將用於何時何處耶森倭一去之後則更無向言處而若待兵船來問時則此等說話百番無益在今日則或有銷兵於未萌之道在彼時則已動之兵聞此言而退去

乎

從前只是斥字而此等嫌忌之意彼亦未嘗不忖度我情然而斥退之辭只曰前例所無四字之矻矻不已而已何嘗明白說去乎只令人煩悶耳

又

小生之於此事自初以受書後觀彼所爲而處之之意立論矣到別遣下送時知無受書之道而森倭則束裝而坐矣我之斥退不可無據義理明白破打之說故所以向日有所仰告者而亦竟未得行之以今論之則小生旣不得受又不得斥者也其於此事可謂兩無所當之人則從今不宜復煩參

說而今承下問故又不得已仰告耳彼所謂禮服洋服也其
曰禮服可笑之甚然而彼則稱以禮服而其言以爲接見別
遣官當用禮服云爾則自以爲禮待別遣官故用禮服也我
則以不卽接見謂之失禮而執言其何以服彼之心乎書契
之使來留許多年不接見此非失禮而可謂之以禮待人乎
今以別遣之不卽接見謂之不以禮待我謂之失禮而七八
年間虛留彼使牢拒不受而不見此果得禮而待人以禮乎
言下不成說反爲彼執言起怒之事胡爲而發之乎至於渡
海講定云者未知所講定者何事乎渡海官渡海而至於何
處乎馬島乎馬島今無太守矣與誰講定何事乎到江戶乎

卽外務省在焉而將見外務卿乎見外務卿則所講定者何
事乎彼若厭其煩費不欲渡海官之往焉而延拖歲月則日
本有自亂作而關白復立馬島復設事事如吾意乎今此延
拖緩送歲月之計又未知何爲而然也

彼着洋服而入讌餉着洋服而見別遣官我之所忌何事耶
蒙狗皮蒙牛皮彼之事也我何爲拘而論其可否乎彼之言
曰洋人着日本服則無礙見之乎云者可謂名言也空然拘
礙於此等事薄物細故而轉成葛藤未知何爲然也且向來
送別遣時草記行關愚見至今不知其何語也可斥者斥之
可許者許之尙未知何語也彼之書契只是渠國制度變通

後從今由外務省通書講好之意而已初未有某件事列條
目者則未知可斥者何事也可許者何事耶設令有可斥可
許之事所謂別遣卽一任譯也交鄰大事付之一個譯員任
渠斥之許之此爲何說也自顧我朝廷事體不應如此之輕
忽不論待人之何如自侮自輕莫甚於此且萊府取見而答
送云者何語也彼則自其外務卿抵我禮判之書萊府一邊
臣任意答送非待彼之道而彼果低頭恭受而去乎空然以
別遣又生一層節此皆廷拖歲月之計乎萬般究說終不得
其解而如此見侮示弱見輕已無餘地矣彼亦國也豈無臣
子軍民乎況與洋打成一片久矣其必因此而生事灼然可

知我雖兵精糧足有事不如無事况以今凡百何恃而必激
變乃已乎此愚所日夜俯仰太息者也凡事必議論歸一然
後乃可做得而况此國家大事也豈可以閣下獨見而行之
乎必也上得 聖意許可又得院閣詳燭深量然後乃可左
右者也此則小生之謀非所能及者也安敢多言乎

又

自戊辰書契之來皇字等執言只在我國之論而與彼人拒
斥者只是前例所無四字而已及於辛未以後則專意拒斥
又只在聽其陳述四字而慮其挾洋來市之疑又未嘗明舉
皇字而爲說也及夫數三年來始以稱號之濫而亦未嘗嚴

辭痛斥只是無前例之說而已到今雖嚴斥其稱號之濫而彼則曰此何關於朝鮮乎云爾則萬無以此服其心之理而只取弱國畏劫之狀而已非八年也新聞紙之來自中國卽丁卯也今九年耳九年之間何寂無詰問今始發端乎果慮曰人之出此言也故此草中間有汚筆舌不曾舉論之句語者也所謂新聞紙雖是洋人之依俻傳聞雜記也而若非聞於日人則渠何故爲此說耶此不可以雜記而忽之者也中國見之諸國洋人見之此豈細故耶何可以雜記而忽之乎大抵言之無益緘口可也奈何

又

明欲會議者非他也必也自京遣官接見而多少詰責彼之
謊說得其愧屈然後許受其書而處之也此係大事何可如
是草草忽忽乎許多年相持到今何可急遽至此耶小生前
後以受爲主者也到今非變前日之見也何不下諒而如是
乎伏願少加斟酌如何

又

接慰官之遣有何不可而持難乎彼人之淹留多時我之所
遣不過別遣譯官彼必不見也其心必不服於禮待之薄也
今送接慰官則彼必又遲待而不動矣慰官一行所費又豈
足計哉愚於此不勝沓沓畢竟有事則其費當如何耶以費

論之亦可知不可比同何爲而惜此一遣耶堂堂兩班之故
不可與彼相接乎萬一有事則都體察使出去有何着手之
道耶安邊撫衆等事中國則欽差大臣無處不往卽今雖遣
小生亦不辭矣

又

教意伏悉大抵小生之論自初以受爲主者也但到今彼之
肆氣發作後受之則其爲羞恥無復可言故必願遣官大責

丁卯新聞紙中可駭可痛之謊說

丁卯年日本八戶叔順有所
送新聞紙中多矯誣我國之

說先生之意欲執此而明
其間不受書契之故也

彼必遜謝然後受之則猶可不失體

面小生之言如此而已今若以此而謂以變改兩節則誠難

堪矣下諒若何言之無益從此緘口不敢復談天下事惟祝
國家太平生民安樂耳

又

不顧歧異於閣下立論而苦苦大言曰書契受之爲宜云者
小生豈務勝而然乎因循延拖遂到今日已是小生雖言而
無補也然而預料必有彼之肆氣而我乃受之之日故萬一
如此則國恥益大矣是以有大責丁卯謊說折服彼心得其
遜謝然後受之則中間八九年不受之愠亦可更不發作而
難從之請亦可不敢輕發矣以此獻計終不見聽納而畢竟
無端許受此非生刼貌樣乎是以竊歎不已至於發於言語

竟不見諒而只取前後變論之譏於是乎言而無益斷可知矣如此受之非小生之意也而向後彼之侮我更甚來侵邊境則到彼時咎歸於以受主論之人必矣豈不冤哉無論如此如彼言而無補則不如不言所以不敢復談天下事者也閣下教誨如是懇惻人非木石豈不感銘而到今事勢只可默而俟之不宜更饒唇舌以待自然覺悟而已然而終不能忘者彼倭之視我國爲何如耶或曰丁卯謊說卽不過雜記野說則不足呶呶責之也不如皇字勅字之爲重也愚則曰不然彼旣做謊而布之於洋人刻之新聞紙流入中國遂至禮部之行咨則此事之駭惋何異於史傳之記載乎以事體

言之則其時卽送書契詰責於日本不可已者而尙今不舉
實爲失計國之被誣比諸渠輩自尊其君之皇字勅字果何
如耶以彼爲重看作義理以此爲輕謂不足辨小生誠不得
解也到今事已無及言之無益而失此好材料好機會若於
受書之答始責此事則無靈之說而竟無妥帖之日小生又
不知其可也只是煩悶默禱天地祖宗陰隲而已

雜文

辨人家所藏宋高宗書軸

宋高宗御書禊帖帖尾馬和之畫蘭亭修禊圖有淳熙四年
德壽宮侍宴諸臣署名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虞允文知閣

張掄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南軒先生以右文殿脩撰與焉書
畫頗精且有諸公欸記若是德壽眞蹟足稱寶玩所未可知
者陳虞兩公並居僕射在乾道五年翌年陳公先罷不數年
改尙書左右爲左右丞相而虞公亦罷爲四川宣撫使以淳
熙元年卒於四川此卷所記德壽賜宴乃淳熙四年事則兩
公一罷一逝各爲八年四年之久官名亦已改矣何得稱左
右僕射而與宴署名耶首尾有御書印二紹興年號小印二
太上皇帝寶一金闔巧手多有此等贗品逾多而逾不能掩
其拙不足以眩人眼也

贈人入燕序

壬辰

士別贈言古之道也言不必文適其實爾文不必夸達其志
爾子之行也吾未詳子之志之實是以不能言也觀乎大都
市之中衆人之行遇丹漆膠角而顧之必良弓氏也顧鑑燧
五金之齊者必良治氏也顧珠璣錦罽羽翠文屏者必飾詭
服以自喜者也非他也業之習志之專性之嗜好不一故耳
百工之居貨者如是爲文章取材於羣書之府者如是博觀
遠遊爲山川人物之論者亦如是類聚羣分其趣萬殊聲氣
之感同者是求子將行矣觀其色有躍然不自勝之喜吾未
知是將求鑿巫閭之珣玕琪者乎幽并之利刀弓車者乎是
以不能言也君子居室出言應在千里之外况子遊歷帝王

之都天下士大夫之淵藪吾未知子之寓目聘懷者何如也
邂逅結識者何如也將俟其歸而細叩之姑未可以虛辭相
贈

逃禪菴詩稿跋

全君文祖裒輯其王父逃禪菴詩稿持以示余求一言以叙
其後余念陳詩觀風之政廢而治教之污隆民生之苦樂不
可得以攷矣雖然詩之道未嘗廢也故自漢魏以下作者諸
家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與夫志之所存情之所感往往可
述而至若窮廬陋巷之中士有鬱於志而發於言憂愁嬉愉
怨刺諷美有足以觀其人論其世者乃斷章殘編亦或泯而

不傳甚可惜也余素不工於詩且不嫻聲律每讀古今人詩集雖未能甚省而亦未嘗不鼓舞乎慶雲擊壤之謠悽惻乎北風雨雪之思者詩道之可以興可以觀蓋無今古之殊別故爾今夫逃禪翁之爲詩亦處乎窮廬陋巷之中鬱於志而發於言者也然而溫厚和平無憔悴悽惋之辭敷腴婉麗無尖峭詭奇之語若是者豈非值時清平民物熙怡耳目之所遭遇心志之所感發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乎而又未嘗以一身之榮枯動輒爲之欣戚焉則亦足觀夫作者之性情矣是稿之傳與不傳吾固不敢知而若幸而得傳焉則後之覽者庶幾知翁之志之所存與夫所值之世果何如也詩稿凡四

卷附以雜文若干首共爲五卷文祖年老好易研究靡懈收拾家稿又如此殆其傳後也無疑夫

安州百祥樓重修記

代人作

節度使平康蔡公統關西兵馬莅鎮安州之明年旣繕戎器蒐軍實儲胥充備壁壘增彩乃謀於州牧金侯奭根曰百祥樓者麗代之舊蹟而西州之名勝也傑構偉觀久益傾圯岌岌乎其不可以不修也於是鳩材庀工商度盈絀又明年辛未孟春爰始厥功閱五朔而悉復其舊翼然者飛薨竦桷也煥然者朱棟畫欄也某月日會賓僚置酒以落之永柔縣令李某禮當有賀語矧節度公之見屬以紀實之文者乎竊嘗

聞之樓臺亭榭之興廢成毀亦有與於政術治理之盛衰利弊誠以至足然後可以舉賁飾之美有餘然後可以行暇豫之樂夫民國公私之間所以致此至足必有其道致此有餘必有其事則以彼之興廢成毀論此之盛衰利弊不亦宜乎嗟乎是樓之幾廢而復興垂毀而重完豈非有待於今日而某之不敢鋪張叙述者爲其嫌於誇與諂而非大帥明府之所樂聞也若夫臨渤海接靺鞨通遼薊據滄沮而爲之要衝者此州之形勝也昇平百年烽燧久冷登樓四顧其必有沉吟以思之者矣望田野之荒闢辨閭井之聚散舟車之委輸金穀之流通農工商賈之樂生興事都人士女之歌舞嬉遊

繁華凋殘時或不同登樓四顧其必有領略而商量者矣乃
或星月皎潔城角吟霜歸鴻落葉撼人中腸將軍不眠太守
無寐又或朔風折綿大雪滿地冰山銀海行人斷絕轅門則
金柝寂寥墟落則烟火蕭瑟于斯時也登樓四顧非無烹羔
美酒擁貂佳人可以洗撫釵之臂而佐擊壺之歌惟是關塞
戍卒寒不得衣者幾人蔀屋窮民飢不得食者幾人慨然一
念起而彷徨爛爛煌煌仰見北斗瓊樓玉宇 父母孔邇始
知將帥牧守之登斯樓也亦異乎騷人墨客縱目盪胸之爲
樂也凡樓之宏麗爽塏景物之以時萬變冠蓋車馬之迎送
離合茲不具述舊傳樓建於高麗忠肅王時樓之號百祥當

是祈祝之辭抑所謂作善降之百祥者歟

題顧祠飲福圖

卷中之人展紙據案援筆欲書者戶部郎中王拯少鶴也把
蠅拂沉吟有思者兵部郎中黃雲鵠緗雲也立而凝眸者翰
林檢討董文煥研樵也持扇倚坐者廬州知府馮志沂魯川
也坐魯川之右者翰林編修沈秉成仲復也對魯川而坐者
兵部主事王軒霞舉也據案俯躬而微笑者朝鮮副使朴珪
壽嶽卿也魯川時赴熱河未還爲之補寫焉昔亭林先生北
遊至都下嘗棲止於城西之慈仁寺後之學者想慕遺蹟道
光癸卯建祠於寺之西南隅以祀先生道州何君子貞寔始

經營云珪壽夙尙先生之學歲咸豐辛酉奉使入都幸從諸君子祇謁先生特設一祭退而飲福於禪房相與論古音之正譌經學之興衰蓋俯仰感慨而樂亦不可勝也既東歸不復見諸君子已三載追思向之讌會談笑鬚眉衣冠發於夢寐遂命畫史繪顧祠飲福圖其貌寫諸君悉由余心想口授而肥瘦方圓尙不能肖之況可與論於傳神乎當面繪我而尙不能肖之况隔遠千里之外哉使我而工於畫者爲此圖必有道焉惜乎其不能也嗟乎聚散離合理所固有若心性則無間於山海之間矣篤於友朋者皆自知之諸君子倘求良史各肖其貌更寫此圖以之相贈豈不大慰天涯故人之

望耶

題凌壺畫幀

凌壺處士清操高節爲當時士友推重所從遊盡鉅公名儒
一代風氣殆與東京諸君子作先後進書畫翰墨特餘事耳
今留在世間亦甚鮮焉卽不過扇上小景帖尾漫筆偶然而
作不甚置意者然於此有可以像想神韻領略襟期處士平
生喜丹陽山水一遊再遊志在築室終老是故每多作嵒巖
奇石屈奇古木泓渟蕭瑟非塵寰境今此幅亦可見處士胷
次不止以畫筆古雅論也處士書學魯公篆又最古其畫法
又皆篆勢耳此幅爲倉山侍郎所藏

題俞堯仙所藏秋史遺墨

青海俞堯仙得阮堂遺墨二聯而失之十有八年復得於御史府廊壁間其事甚奇韋史尙書爲記其詳堯仙持以示余阮翁此書在其易簣前幾日蓋絕筆也神王氣鬯誠如其自題語已足寶重而旣失復得殆若有物相之堯仙之携歸青海必有米家船貫月虹光也阮翁書自少至老其法屢變少時專意董玄宰中歲從覃溪遊極力效其書有濃厚少骨之嫌旣而從蘇米變李北海益蒼蔚勁健遂得率更神髓晚年渡海還後無復拘牽步趣集衆家長自成一法神來氣來如海似潮不但文章家爲然而不知者或以爲豪放縱恣殊不

知其爲謹嚴之極是故余嘗言後生少年不宜輕易學阮翁
書云爾且余嘗謂公之書實從松雪得力聞之者皆以爲不
然也堯仙之歸仍錄以贈之

尚古圖按說十則

隨壽按尚古圖者先兄弱冠時所著書名也義例採西漢以來人物事實而附

以議論部目仿王荈洲觴咏覽勝圖故命名尚古圖凡八十部每部六目總四百有八十目今取十則附之集末

諸葛子草堂閒居

論曰何以觀士出處而已何以觀出處義利而已苟得其正
以出則不能致其君於堯舜弗措也不能致其民於堯舜弗
措也苟不然者數畝之宮樹之株桑一廛之地耕之斗粟怡
然無足以易其樂者湯三使往聘之伊尹始幡然而起其志

將幡然而不敢不自重者歟諸葛公偉人也其必有素志焉

念齋曰開卷第一義便論士之出處深有得於古聖賢著

書正始之旨

李貞公延英退朝

論曰汲黯之於武帝魏徵之於文皇皆以謇諤立朝見敬禮
於人主者也然淮陽之召不至而昭陵之碑竟仆蓋時君世
主只知納忠容直之名之美而未嘗究求其利之及於民而
施乎國故也若李貞公之於憲宗也終始以直道進退危言
苦諫犯顏逆耳者亦屢矣然蓬萊之回獵吐突之補外臣主
遭遇之隆未嘗替焉何其盛也抑憲宗獎容之度有大過人

者歟易曰納約自牖无咎若貞公者近之矣

念齋曰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秘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此李獻吉贈劉大夏語也前後明良相遭臣主俱榮之盛可謂炳炳麟麟榮鏡宇宙矣

范希文請興學校清選舉

論曰興學校如之何立塾庠序學之制設辨志敬業之科可謂之學校興歟是之謂學校之盛制可於本則未也崇米廩瞽宗之祀舉饗食丐言之禮可謂之學校興歟是之謂學校之盛禮可於本則未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蓋亦明其本而已矣夫士何爲者也夫士者生人之大本而聞道者之美名

也何爲生人之大本何謂聞道之美名惟其名義之不明辨故自拋棄不之惜焉惟其大本之不早審故鮮有能守其本而不失之者也嗟乎民物之生久矣唐虞曰百姓曰黎民曰烝民夏曰兆民殷曰萬民曰庶民周曰萬姓曰生民秦曰黔首漢曰元元代各增其名而殊其稱至於士也號未嘗加乎昔而稱未嘗異乎前者是豈賤之哉以其爲生人之大本而不可得而加損之也夫人之有孝悌忠順之德也何莫非士也士之以百畝爲己憂勤力以長地財者謂之農士之飭五材辨民器開利用厚生之物者謂之工士之貿遷有無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者謂之商其身則士其業則農工商賈之

事也昔者大舜之未徵庸也嘗于歷山往于田陶于河濱而器不苦窳伊尹之未就湯也嘗於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若將終身焉惟說之未立相也築于傳巖之下焉后稷氏之貿遷有無端木賜之貨殖屢中皆未嘗離乎士之爲道焉是故業之不同道無殊別名雖列四士則一也士之受其職居其官作而行之曰士大夫士之忻忻休休容民畜衆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曰三公士之舉神祇順宗廟不敢變禮樂易制度分茅錫土有功德加於民者曰諸侯士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受帝之命恭己南面曰天子其身則士其爵則天子也天子之子繼序而立亦天子也士冠禮曰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是故其賤則匹夫其貴則天子而莫非士也是故一命之士謂之士者明其由於士而及王公也欲其貴而能不忘本也夫本者物之命也木亾本則薨水亾本則涸是故士庶人忘士則裁及身卿大夫忘士則喪其家諸侯忘士則覆宗廟天子忘士則天下之大無所措其躬故士者有國之元氣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文王之聖而賴之以寧豈非有國之元氣乎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雖聖人須良臣而乃聖斯豈非有國之元氣乎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乎夫伯夷太公天下之大士也天下之大士歸之而天

下服非元氣而能如是乎是故粟帛之賦金銅之積非不足以恃其富兵甲之利車馬之衆非不足以恃其強山河之險城郭之堅非不足以恃其固惟有士而後可恃以爲國也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國咸寧必也野無遺賢然後邦家可以咸寧是豈不足恃者乎書曰受有臣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彼同心同德者豈非凡周之士乎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彼利用賓于王者固國之光也他又何觀焉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當是時也殷道中衰矣夫說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以俊乂之在官是急豈非知治之所本者

乎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一人進乎朝其利溥矣哉易曰
天地閉賢人隱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一人之隱天地
之大而爲之閉焉一人之亡邦國之重而爲之殄瘁焉豈不
大可懼哉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云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旣爲之基又爲之綱綱基之不足恃而又何求是故玉杯
雕墻未足敗人之國喜兵好色不能喪人之邦惟其有善士
也故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以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
其喪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
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士之重於國也如是夫夫士何爲者也何如斯可謂之士也貴爲天子而不足以爲泰富有九字而不足以爲濫趨廊廟而陳謨猷鳴和鑾而挖錦紳令聞令望達于四方而不足以爲榮處於猷畝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友而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不足以爲窮且辱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傅周公士之有其位而行其道者也仲尼顏淵子思子輿士之無其位而存其道者也嗟乎學校之政闕而師道廢久矣將何以作髦士登明良乎人孰不好名譽也昔之人孝悌忠信後之人假仁借義昔之人假仁借義後之人輕財急難昔之人輕財急難後之人尙口

強辯昔之人尙口強辯後之人巧言令色人孰不好燕居也
昔之人繩樞瓮牖後之人寢室重門昔之人寢室重門後之
人崇臺廣廈昔之人崇臺廣廈後之人洞房複壁人孰不好
美飾也昔之人黼黻璜璫後之人博帶峨冠昔之人博帶峨
冠後之人輕裘玉珂昔之人輕裘玉珂後之人如意蠅拂人
孰不好文章也昔之人絃歌執禮後之人高文典冊昔之人
高文典冊後之人駢儷藻績昔之人駢儷藻績後之人戲本
填曲是故古昔聖王之制禮樂也仰以察乎天理俯以察乎
人事有以知夫人之氣質之所偏耳目之所蔽而有憂其役
於物而遷于外也於是乎宮室之制衣裳之盛簠簋之飾圭

璋之美車服之儀以導其目焉笙鏞琴瑟鏘玉和鑾以導其
耳焉揖讓拜俯咏歌舞蹈以動盪其血脉宣發其壹鬱使心
之所之目之所寓耳之所接語默動靜之間莫不導之正也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若是其急也
此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今夫家習功利之說人誇
佞敏之致笑忠厚爲愚默訾老成以迂遠彼冠章甫而立庠
舍者始焉踽踽乎身無所適終焉俴俴乎心無所主從而自
拋棄不自重惜也於是乎終日而善言不出乎口終歲而善
行不由乎身抱詩書而無所鼓動振作則亦不足以爲悅也
棄之而操博奕焉與人交人之虛心知過者鮮矣則終身無

友朋切偲之樂也於是乎謗擊之習長焉彼閭里自好者乃從而嗤鄙之不欲涉跡焉是豈學校之罪也邯鄲之步善於天下而人恥之效者以其妖佻而儻穰也而况標竊經旨尋行數墨務欲姿媚以悅人者乎然而子弟弄柔翰而操華簡則父母喜之鄉人慕之子弟抱琴瑟而歷階學操縵而安絃則父母憂之鄉人厭之是豈琴瑟之罪也甚者嗤揖讓以詭激笑舞蹈以駭異是豈揖讓舞蹈之不足爲也夫禮樂者爲治之本而學校者禮樂之本也有欲致太平於聖人之世者其將興貨財乎重刑法乎繕甲兵乎修城池乎聖人復起其必有所先後矣

念齋曰大議論大文字可讀不可評燕巖先生巾衍稿中
有原士篇大旨以士爲生人大本爲主今讀此篇知淵源
家庭重可敬也

唐國初置府兵

論曰語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以唐室之興廢而觀之其
不戢之患噫已甚矣或曰與其存之不戢而憂其自焚也無
寧棄之而不舉不復論其戢與不戢也此誠有不然者今夫
東隣之家有晨炊而失火者當火之延棟摧宇也家人之號
咷冤憤有若誓不復舉火而食者然及其夕也乃復採薪於
林乞火於隣者以其不可捨而爲生故也蓋古者至德之爲

治也其國之治亂興亡莫不由德而降及後世亦鮮不以兵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兵豈非重事歟此不可一日置
之而不講者也然則其所以戢之當奈何亦惟遵奉古法守
而不擾而已也蓋古者兵起於井田民兵爲一寓之於農及
周之衰王制壞而不復自秦漢以來皆因時制變苟利趨便
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
之府兵頗合古法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
目是故太祖太宗之世海內晏然以致昇平雖有疆場小警
其調徵有制措置不素故民不煩擾矣及其後世子孫驕弱
不能遵守輒復變易府兵之廢而爲彍騎彍騎之廢而方鎮

之兵盛焉遂致喪亂而竟不覺悟哀哉初府兵之設居無事時耕作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罷卽解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据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曠騎廢而方鎮日盛驚卒悍將雖無事時恒據方面專號令不煩兵革而天子居然坐失其天下矣原其本則莫不由於府兵之法壞故也吾故曰善戢兵者惟遵奉古法守而不擾而已也當肅代之際海內金革殆無虛日縱欲復行府兵之制勢固不可成矣然苟能銳意戮力平一鎮則施之於一鎮定一州則施之於一州爲之措置之區畫之如李泌之西京屯田則亦或有漸復

之勢矣至於德宗以下雖有善謀國者亦無所施矣然彼爲當時臣子者徒知憂國勢之削弱嘆王室之衰微而未嘗言削弱衰微之由原於府兵之廢壞者何也抑以時事無可爲而空言無所施歟然古之人建大議陳大計者未嘗以時之不可爲而廢其事事之不得施而廢其言者縱不得成就當時而猶能取範於後世也此吾所以竊爲唐室謀國政者惜之者也按德宗時段秀實以禁兵寡弱請留意廣選及涇原兵亂德宗出奔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時以秀實言爲信然也若段公者可謂知時務之所先後者也其於府兵之制宜有所講究者矣

宋太祖置封樁庫

論曰宋太祖之置封樁庫深憂大計也其公于民而不私己可謂善矣然竊謂是庫宜罷何也大凡戎狄貪利無厭可征伐以斥之不可以金帛啖之而止此宜罷者一也旣不可啖之以金帛而不得不攻而取之則命將戒土定謀伐計必也籍不再考糧不三載復先王之區宇拯赤子之焚溺然後乃可謂王者師也然則命度支以糧載徵作部以鎧甲無所不可也夫何必別貯金帛然後乃可謀功也此宜罷者二也未及以金帛誘之又未及興師整旅快雪前人之恥而徒見金帛之日聚於內庫則有若人主之別有私藏以圖贏利者下

民之惑將滋甚矣此宜罷者三也若以金帛啖之則彼雖貪利而許之必不肯南向而稱臣則其必以與國之禮相待矣以堂堂天下之主紛紜以金繒珠玉之物相執而聘報之則豈非羞恥之甚者乎他日之澶淵交盟南渡之和議誤國終焉委靡不振者未嘗不由於是焉欲征則征夫何必金帛啖之之爲也此宜罷者四也

念齋曰此篇論封樁利害明白凱切可入於宋人奏議之中此正朱子所論任私人用私財之失者而我東尤菴先生欲罷內帑別儲者亦以是耳

唐太和中維州利害

論曰唐文宗維州處斷論者不一而司馬溫公致堂胡氏之說最相反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此司馬公之論也有曰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夫奪我之地而納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

所當爲司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過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右秩德裕之大義謀國事也此胡致堂之論也司馬公右僧孺胡氏右德裕今人宜何主乎竊謂當主胡氏余嘗擬作太和廷臣狀奏以斷之其說曰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以來德化覃被聲教四訖頡利呈舞馮智獻詩比及貞觀胡越一家蠶茲吐蕃乃敢負固不服肆其猖狂侵我西疆乃至廣德之初竟致板蕩之亂河湟以西不復作衣冠之鄉矣以祖宗字息之赤子化犬戎左衽之俘虜如此而不思拯救之其可謂

王者政乎今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究其情則乃是歸順向化之一善民非有構怨樂禍之謀在中國則爲收復祖宗之一州郡非有發民迎勞之費論者乃曰國家比來修好罷兵卽土地不可受畔將不可容彼若牧馬臨境責以失信雖得百維州何益噫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禦戎之道有二焉堯舜在上元凱登朝都兪吁咈垂拱平章彼乃筐厥南金大貝執其璆琳楛矢于于梯航蹈舞帝庭則上矣不然則詰我戎兵張皇六師以揚祖宗之光烈無壞祖宗之付任此則周召之告成康也今吐蕃北敗于回紇南困于南詔蓋方兵力不支又恐天討輒下乃敢乞好而苟安朝廷姑且勉許以觀其變然

臣等備位宰輔既不能宣布聖化賓服遠人又不能勒兵制師廓清邊塵坐視修好使者日往來河湟之外此固臣等之罪也今議者乃反區區於要盟之約汲汲於反俘之惠謂信於此則可以服反覆之羌虜謂信於此則可以絕騷撓之邊警固執微諒不顧大體臣竊痛之必如議者之言則將縛其人封其土而還之走一介而告之曰聖天子不失信於外國不私惠於叛臣茲將反爾來降者縛而還之云矣臣不知今日國家何故而爲此弱國危邦畏天者之舉也假如土蕃萬一或幸感戴皇恩歛手退伏顧可以弭他胡侮慢之心而塞異日譏惜之口哉且夫禽獸之困於鷙鳥猛獸者窮則投人

焉夫人者反取而飼諸鷲鳥猛獸則不祥孰甚焉今悉怛之
來又不徒急而投之也揣量廟謀之必欲收復舊土拯救陷
民而來款首功也若復縛其人封其土而歸之則是違天地
好生之德墜祖宗創業之烈而啓蠻夷猾夏之漸貽後代無
窮之禍也惡在其仁義恩信久安長治之策哉且今論者以
爲國家受悉怛之降納維州之土吐蕃必朝聞而夕至臣以
爲卽此可覘吐蕃之虛實彼方困而請好朝廷且許之其邊
備固已解矣今聞中國之受維州則必遣詰問觀其忌慢如
何而強弱可計矣倘如議者之言因而稱兵則臣謂卽此可
爲收復河湟之一大機會伏見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議請

以生羌三千人擣虜之虛陛下若迨此而許其出師以悉怛
爲嚮導掩其不備則不但復我舊土其將臣服萬里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彼若大舉犯順亦當用奇兵捷率先發而折其
鋒也因此而雪祖宗之恥復河湟之舊遂提西荒之地賞悉
怛歸附之功則恩信旣孚威憚旁達不特西蕃無虞而已萬
世永賴之業在此舉措

念齋曰維州利害無甚可疑特以司馬公右僧孺故有不
敢遽然立說若以司馬公之說而必欲曲從則如疑孟尊
苟僞蜀帝魏亦將唯唯而無二辭哉

沆瀣曰愚見常右胡論蓋不受維州猶可也縛送向化之

人俾極慘酷之刑曾謂仁者有是乎此全出太牢公黨心

岳鄂王奉金字牌

論曰議者多以岳王朱仙之役奉金牌班師爲恨以爲岳王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復讎而定中原也有明王世貞李攀龍諸人皆以是說爲非焉其言曰凡可以用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者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制內而爲之者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非純臣也有如岳王不奉詔而進兵檜以一尺削岳王官使一部曲代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奉詔而不至則伍胥之鑄鏤陽周之賜釵至矣釵不至班師之詔更而爲誅反之詔矣岳王雖強兩河之兵雖響

應勢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俊劉錡王德吳璘而犄角殿
應之然後金之膽寒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而歸
岳王獨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衆以拒我則勝敗之
機未有所分也嗟乎若然者岳王之師不可以不歸亦不得
不奉詔也然當是時也一岳王南則赴君上之召也北則爲
百姓社稷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實九仞一簣
之功而千秋難再之機也爲岳王者奉詔而還則不惟誤進
取之大計而已也且不得保其身而圖再舉也不奉詔而進
則雖一尺而削其官十行而誣叛逆王之精忠大節素信服
於天下則無足以惑三軍而失聲勢矣且秦檜之倡和議天

下之所共聞也高宗之付岳王以中原之事亦天下之所共知也然則王之不奉詔亦有辭焉若復固守郾城封還金牌馳一騎而奏之曰臣以滅賊之功成在朝夕詔旨諭臣臣不敢奉容臣盡俘金虜獻于太廟以復天下之讎雪祖宗之恥乃伏違命之罪湯鑊斧鉞甘心無悔然後號召豪傑糾合義旅乘常勝之氣清中原之虜乃復釋甲南向面縛以見帝曰嚮者爲社稷逆君命臣罪當誅今幸社稷不辱臣請膏一劒以謝天下雖百秦檜在亦必無奈焉議者所以感憤不已者蓋亦至恨苦心而已矣然亦豈全無關係商量者耶若謂諸將奉詔南歸岳王深入軍孤則蓋亦不量之甚矣當時諸將

之和附和議者獨一張俊也忌疾岳王者亦一張俊也他將之如韓劉王吳則皆疾視議和而未必忌疾乎岳王之成功矣岳王若不奉詔則亦必慮及於諸軍之失應矣然則亦當以大夫出疆之義將帥在外之律馳一檄而申告于諸帥則韓劉諸將亦未必其迭退而競還矣王李諸論又以大夫出疆之法爲不可用也若然者大夫出疆一以慮成敗之機一以顧不純之嫌雖有專之可以利於國者亦不敢遂其事也然則專之之道爲犯逆而春秋之義爲不可也豈有是哉岳王非不可與權者也

念齋曰此等文字不必苛論其時宜之然不妨自立

一說以攄千古之忿恨

謝安聞符堅入寇

論曰晉人淝水之捷說者皆歸之天幸謝安賭碁之事又以爲矯情而貶薄之夫何其不量事理而徒驚持論也兵法豈不云乎夫兵者凶器也雖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及其成功也何莫非天幸也又嘗曰戰者逆德也其權謀術數之用奇勝詭取之法有甚於圍碁遊陟之事者何莫非矯情也古來成功於天幸而得勝於矯情者非惟謝安一人而乃獨受其目者何也蓋亦責賢之義歟嗟乎當符堅之南犯也其兵甲之盛輜糧之衆比之一隅之晉不啻若泰山之壓一卵耳謝

安亦安得無所懼哉然彼所以夷然而不動者蓋亦有所察而所恃者存爾傳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符堅之伐晉秦人之所不欲也堅在前則背王猛將死之言在後則違符融苦口之爭在內則拒張氏之挽子誂之諫在外則棄權翼之議石越之喻加之以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可謂得人和矣大凡用兵之家必先固根本先實腹心使無內顧之憂然後可以圖人也今堅身離巢穴傾國遠寇內無宿將重兵之留後有鮮卑涼羌之憂又不知先下荆襄以據上遊次收淮南分趨建業乃悉重兵臨長江前後不能救首尾不相應此必敗之術也既失負隅之聲勢輕欲投鞭而斷流不

可謂處地利矣晉氏之德未有大惡君臣輯睦將相調和天意之未欲遽亡可以知也且石越之言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又不可謂順天時也晉人則在人而得其和在地而處其利在天而順其時此所以取勝之道也由是言之豈可謂天幸而已雖謂之人力或可矣謝安既審其成功之機則夫豈有恇怯憂懼之情哉惟當靜以鎮之內以安騷擾之民心外以繫危懼之軍情矣何必曰矯情也雖謂之真情亦可矣然將帥之能在乎法古法古之妙在乎運用苟或事有緩急之殊兵有利鈍之異而欲效謝安之事則不亦殆哉愚謂有謝安之量處謝安之時然後始可有此功也

念齋曰因天幸矯情二案發一篇論兵文字其論晉秦虛實符謝勝負又如身在行間指畫利害如此議論眞未易多得

沈潛曰文學之士每於論兵處露出紙上空言底本色今桓卿之論指陳時勢揣摩人情鑿鑿如身親當之何等見識何等文章

蘇老泉閉戶讀書

論曰余嘗有豫章之說其說曰豫章者木之大而材之美者也生於大次之西厓陽之阜雨暘之所煦濡霜雪之所振撼七年然後乃始辨其葉與莖也楚王作章華之宮建中天之

臺訪荆山之林搜雲夢之藪以求樑桷之用公輸般進曰臣之邑有巨材焉退而治斧鋸三日乃敢率其徒致木所仰而思俯而歎據其根而憩焉其徒問於公輸般曰是木也胡爲而然哉生乎莽蒼之野翹乎衆卉之中其望也蓊蓊然車蓋之施乎輞也其卽也莫莫乎上晻雲日駟馬之乘止于下而西鄰之夫耕不顧焉蓋未嘗不顧也根株蔽之也夫木之得地力也固同矣然亦嘗有上繚喬者有族生灌者又嘗有無枝檄者焉然木之至於斯也小人未之嘗聞焉無或卉之妖而木之祥者乎公輸般局局然笑曰宜乎子之惑斯木也子之觀在乎喬灌材而已矣春猛風撼條雨水旣降先王以疏

達之器特性之脾祀其神句芒於是土長冒櫬其氣蒸達木
物之生皆句屈而芒角焉夫善審材者未嘗待木之翳然而
較之以尋尺焉善審材者眡木之甲坼而知焉故一歲之卉
其鋪根而立柢也十其木而一深之十年之木五深之五十
年之木七八深之百歲之材其鋪根而立柢也與其樹出地
之高等焉榱櫨之樹其深也倍其高焉夫木之始生也轔腠
若嬰兒之拳及其茁也及人之踝焉及膝焉及臍焉及腋焉
旣而過人之肩於是蓊蓊乎其有葉郁郁乎其有華若夫遂
其勢以漸長則其盛大之至固不可度而止矣然不十臘是
木者輒膠泄而枯焉夫膠泄而枯者根柢不深故也夫木之

始生也芣蓂焉介乎蓬蕭之間薙氏之繩芟而不及焉牛羊之啣嚙而不足焉若將旱而萎矣及其挺然而特秀也雲氣遊其上風颺過其下夫挺然而特秀者其根柢深故也豫樟者木之大而材之美者也雨暘之所煦濡霜雪之所振撼鋪根立柢七年然後始分其莖與葉也夫木之鋪根立柢也十圍引五圍五圍引二圍二圍引如椽如椽引如管如管引如矢衆根柢之下垂於黃泉者蓋森然如筋絡之走肌理矣夫衆根歧之森然而下垂也未嘗有盤旋而結屈者矣故斲其木也質正而理直若朱瑟之絃桑然得地之氣全故其文也有若水之擊濤然有若谷之出雲者其皮理厚而實故貫四

時而不彫材之美如斯而後始可以負重宇而不撓承藻節而不傾矣今吾子未嘗究求其根柢之深且固惟惑其樹之茂而材之巨也子之惑將滋甚而不止也已其徒憮然而退瞿然而作便旋而進曰夫子命之矣夫豈是木之謂也歐陽子曰老泉之文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其志也懋故得之精旨言哉吾以爲發之遲故得之精

念齋曰今人文字讀之三數遍未有不屬厭者惟桓卿此篇愚讀之數十百遍愈不能見其涯涘

沈潛曰優優乎考工之博燁燁乎諸子之雅洵天下之奇文也郁離龍門皆當避一頭地

司馬溫公拜相

論曰嗚呼皇天上帝極仁極善庇覆四海子惠下民惟下民
降衷允自天亦罔不極仁極善風雨寒暑不愆厥序水火金
木土穀用資厥生陰佑下民惟日不足誕生聖睿俾作民主
我不敢知惟天于我民偏篤偏親偏愛我不敢知惟天于民
主偏篤偏親偏愛誕錫天位作辟萬方惟表正萬民若有命
戒懇惻在厥后耳目朕有聽視惟小民罔予克孚朕有命令
罔由明敷于民嘉乃聖智克明乃德假爾一人用代朕事惟
爾聰明作朕聽視惟爾口舌作朕命令夙夜欽哉毋私爾躬
凡厥否德匪朕攸命令茲下民裕厥穀帛奠安居罔有凶毒

天札時乃丕功允若茲福祿無疆子孫世昌匪予愛汝保汝
則民愛汝保汝不克茲匪予傾覆汝則民傾覆汝予惟下民
時聽嗚呼若厥考有攸事詔厥子厥鄉人里人言不肯背棄
矧違越厥命忍傷厥考心承協天命厥惟艱哉肆昔聖后明
王祇奉天休震恐怵惕若奉盈懼盪溢若執玉懼墜傷惟恐
厥德不類于上下神祇百姓爰求俊賢簡納明良罔遺遐邇
暨側陋建官分職用乂厥政嗚呼惟四海丕廣惟民隱弗一
非一人命令攸及聰明攸察惟厥有賢臣哲輔民用安后用
聖若作宮室不有樑棟曷成若耕田不有耒耜曷墾若攻木
不有斧鏹攻玉不有礪琢曷治若衣裳不有刀尺曷縫肆昔

聖王在朝視日晷在夕視星辰在燕寢默不語奏食不飽伏
几不寐惟厥有思瞿瞿若有攸失若飢求飽若渴求飲若父
母懷厥子若厥昆弟若厥師儕若男子戀好色惟有聖人賢
士盛德君子遯逸在中野予罔克聞在予庶僚予罔克知在
予左右予罔克察肆厥衷誠格感在上帝心惟帝時念時寵
乃大降俊乂或賚于夢寐或錫于龜卜厥有命猶影響猶符
契惟聖王厥旣得俊乂厥命職亦惟天降命于厥躬厥旣命
職厥委任亦惟天委任厥躬惟曰治惟爾責亂惟爾責厥臣
疇敢不感動捐厥身敬承厥命嗚呼古之人相厥辟有以一
身任天下責一夫一婦不獲厥居若壞切厥躬羞以冠裳見

士于朝若出門遇窮人鰥寡孤獨厥心惻憫若刀斧剗割厥
膚惟厥耳目攸及越厥未及咸克惕念爰加海內在飲食思
民餒在裘帛念民寒矧厥立政立典用垂無窮發謀作事惟
曰罔或賊于下民罔或啓害于來世罔或後之人窒牽于茲
察民情執時宜稽前聖盛典惟用損益作爲彝憲厥后嘉豫
允協上帝心允若茲天下不治嗚呼古之人相厥辟有以一
身守厥先王成憲厥心惟曰古昔聖人安厥民若不及越我
先王竭厥聖睿監于古昔聖人今予曷敢不于我先王監厥
僚友臣僕有攸謁曰云云惟曰茲乃聖人彝訓先王成憲損
民我不敢知益民我不敢知予惟先王成憲時知若大木植

立罔有移若震霆降厥側若罔聞鞠躬執玉祇告厥辟惟曰
嗚呼今王君萬民厥不績允侔乃祖考先王明光德乃心惟
悅不其然嗚呼惟先王遺德洽于下民浸淫在厥肝肺今有
民颺言在中野曰今王聖明民不克信曰今王猶堯舜民不
克信惟曰爾先王復作四方民大興動胥鼓舞胥泣涕胥告
言嗚呼民情惟若茲今王有憂事惟曰我先王奚用蒞茲有
疑事惟曰我先王奚用釋茲有聲色悅耳目惟曰我先王亦
有茲惟先王之彝憲式遵丕篤承前人成烈嗚呼厥臣奉厥
君罔敢易常典疇敢易茲出于不軌允若茲天下不治嗚呼
古之人相厥辟有以一身遭時艱難罄厥心膂用濟斯民以

安邦國厥心惟曰在昔祖考先人篤忠王家今予蔑德忝寵
丕責若濟川失舟楫若陟塗顛乘駟曷惟克任不辱王命用
增前人光惟曰予鄙闇大不及古人克知己愆凡百君子亦
罔及古人忠樸胥克訓誨詔厥朋友臣僕惟曰爾忠慮于邦
國惟攻責予愆尤罔有貸遺予母敢怨怒爾惟曰予罔或拒
忠謀執私智用得罪于下士惟曰予罔或忌賢嫉能俾仁賢
荒逋于外厥執身若大敵肆百姓愛之惟恐失厥后任之罔
有疑官人賞人讒言不興刑人殺人民不怨允若茲天下不
治嗚呼古先哲王或創業造邦以詔厥後厥後嗣王或勤儉
德式守成憲或艱難厥治克纘先烈罔非賴厥臣賢哲惟厥

臣永肩忠貞乃心王家厥后有聖德宣之揚之惟恐民罔聞
知失德匡之輔之惟恐有彰時乃孚感厥后心今小民夫婦
在室貞信調協不貽厥父母憂戚家道丕亨吉慶荐臻矧厥
君臣雍熙兆民用康克享上帝心祇承天地和協陰陽曰雨
雨曰暘暘曰歲大熟歲大熟牲粢盛用奉玉帛罔不明腆
馨香神祇時聽祖考時格嗅歆醉飫降福洋洋君臣同德厥
惟樂哉嗚呼古之人事厥后厥進退不拘係進以道退以道
四方民以厥進退卜厥治亂亦厥后以厥進退作喜憂將欲
安先王宗廟社稷罔敢不盡厥禮竭厥誠惟厥臣言聽厥臣
諫納俾厥臣道不合惟恥之允若茲庶績不興非民攸聞乃

或厥臣不克若茲顧厥祿忘厥德惟進退不稟于道非人侮
爾惟爾自侮非人慢爾惟爾自慢不惟爾自侮自慢俾他人
驕厥志作人臣驕君心厥咎誰任人有以道在位求善厥終
惟曰爾弁冕惟予授黼黻惟予授宗彝惟予授爾曷敢違予
人有苦口惟曰爾非予疇克援爾爾今用予要聲于民嗚呼
若嬰兒載匍匐抱哺在厥祖考膝厥祖考恒訓曰昔先王詔
厥臣惟曰爾勤訓乃子孫後人世篤忠貞以翼後嗣辟今汝
迪聽疇肯棄先王命忍居不典偏諛善佞用忝厥先人攸命
肆厥嬰兒既立身乃作不居人乃有納笑言惟曰堯舜不克
茲惟曰今民大安惟曰予寢飲罔不乃攸賜知乃丕惠惟予

時克嗚呼上臣不言惠惟后聖作乃惠民安作乃惠矧厥后
惠厥躬忍不報之以正私厥爵祿貨利交征庶績丕興非民
攸聞嗚呼古先哲王敷求賢人惟用誠厥或無人天乃生之
民乃興之罔有求不獲亦罔不求有獲嗚呼惟泉水滔滔不
汲不盈惟黍稷茂茂不耕不獲厥或求不用誠罔或曰無斯
人

念齋曰一篇輔相論破體梓人傳待漏院記而波瀾恣闊
曲折紆迴硬奧詳懇非柳王敵手首述天祐下民作民主
之意次述人主奉若天命求賢委任之意次論相業各有
條段有一等賢相輔人主創業垂統者有一等賢相輔嗣

王守成繼述者有一等賢相輔後辟弘濟艱難者其下總論顯晦消長之幾出處榮辱之分宛轉惻怛足以感動人自非胷中別具一部大爐鞴者不能

沆瀣曰昌明博大而兼有親切之理簡勁峻亢而間發吟諷之趣擊節一讀不覺口呿而心折誠不料天於衰季之世生此大材

稼山曰此篇懸空述聖賢事而分段處點綴數筆斷論故純是議論文字而却似全篇叙事之筆叙事中夾議論古來大家所難此文每段皆用譬喻生波瀾譬喻中又夾譬喻如若厥考有攸事詔厥子厥鄉人里人言不肯背棄矧

違越厥命其幹旋之力不啻扛鼎倒牛而篇末叙閉時惡
相事忽夾入一等正人引退完節事且叙且論錯落接應
以寫胷中所蘊讀者只宜言大文章本領六經不宜以摸
擬斷之

璣齋集卷第十一終

三二	一	卷
一四 二五	三三 三二 三〇 二八 二五	頁 四一
一四 一九 一五 二九	一一 一〇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八 一一	行
五	一一 一二 一七 一三 小註 二三 一一 一一 二三 三八	字
歌房述窰壺緣羅疎午文北海功	誤	
歐方述窰壺緣羅疎子忠	正	

下漏趙字

下漏趙字



